



隨筆

同名同姓

吳易生

今天到「吳苑」吃茶去，伊馬兄已先在了。告訴我看見「文友」新年號上有我的文章登出，我細想最近並沒有稿子寄到「文友」去，何處來的文章呢？便去買了一冊來，翻開一看，果然有這麼一篇，署名是「吳易生」三字，但並不是我寫的，如果不是誤排，則當是別一位同姓名者所作。其實名號相同的事情也是很平常；本來無所謂，不加聲明亦好的；但因為文章開頭便說是喜歡吃酒，我正巧也是喜歡吃酒的，後來又談到喪妻喪子之事，這被在揚州的老婆見到了，似乎很不好，又我結婚尚不遠，也不會養過孩子，現在忽然說死掉孩子，朋友見了也很容易誤會吧。所以我除了為這位先生同情以外，實在不能不加聲明一下：這篇文章並非是住在蘇州的，二十六歲，曾編過「人間」等等的吳易生所寫。

前幾年在上海開展覽會時，有一位新由南

方回來的朋友告訴我，說香港也有一個和我姓名相同的人，不過是在銀行界的，這大約無關，後來又聽說江也有一個吳易生，大概也不大高興寫文章吧，到現在還沒有見到他發表過的東西。雖然人的名號無專用權，聽了總覺得有點不樂，現在又發現一位也寫文章的吳易生了，以後的事情真是麻煩了。

我的名號是小時由父親代取的，長大後不知不覺地却覺得很愛好，一方面也因為紀念父親，所以一直不肯改。我是一個很平常的人，我的名號也很平常，因此便很容易相同，現在也實在沒有甚麼其他的好法子想，只希望以後朋友們如果有與讀文章時，請稍稍留心語氣和文氣，我覺得也不很難分出。許多朋友說我的東西寫得「太暮氣」，大概一時也不會改得好，或者不幸一直改不掉也未可知。

錢

金心軍

一般人常常要詛咒錢，這是非常冤曲的，錢有什麼罪惡值得人這樣的大事咒惡呢？假使一定要尋個理由，除非工人的兒子。所以一定要跳起屁股給人拷打或給人卑視與不屑了！

生不逢辰，這是常常要給人悲哀和怨恨的；這是人的遭遇不幸，錢又何獨不然？

錢是很不幸的，他為什麼生下來就作為這一個世界中交換物品的對象？雖然他大致到處受人歡迎，可是這也就是他的悲哀。歡迎的背後是什麼呢？一片的怨聲載道，一片的

咒惡之聲！

人們常常說他趨炎附勢，不錯，他確是常在一般家富者的手裏的。可是他生腳嗎？他是本願地跑着去的嗎？與其說是他的趨炎附勢，還不如說沒有錢的人太沒有有錢的能力了！

這似乎太冒瀆窮人了，要聲明的，筆者也是一個窮人，一個寒酸人物；可是事實是這樣。物價這樣貴，為什麼有這末多的人仍有吸收不盡的購買能力？為什麼有的人就根本買不起一件東西的；而米價一漲，販米的人却反常的更多地一團團跟着人跑向家去了。

要問的：「為什麼有的人可以有買物的能力而有的人沒有？」這回答當然是因為：「有的人有錢，有的人沒有錢」。可是再問：「為什麼有的人有錢，有的人沒有錢呢？」可以回答的是因為：「別人的處境富裕而我窮困。」再追問：「為什麼我窮困呢？」能說不是我沒有能力嗎？當然在這畸形錯雜的社會，我們也可以更引入其他的問題，但無論如何到這裏已足夠證明錢是沒有罪的了！

以實質而講，錢是飢不能食，寒不能衣的；一般人所以要拚命追求他，不過想得以換能充飢的食或能蔽寒的衣罷了；那末錢有什麼罪呢？

錢是沒有罪的！我要說。有罪的是怎樣想出製造一種錢來換東西的人！至於沒有錢會造成怎末樣的一個世界？你能回答不呢？

吃糖記

程異天

戶口食糖配給，每月一斤，於是糖又重新嚐到了，紅燒肉，燒筍乾的菜裏，母親例又加上糖，赤豆粽子也有了甜味，因着這年多沒買到，於是糖就像國藥裏的甘草，樣樣都加上些，但終究是一斤糖呀，還不到年初三，已經完結，也許是久別思念，現在的我，很喜歡甜味了。

曾經有一時期，我把糖恨透了，不論甚麼糖果，連最喜歡的「巧克力」都恨，原因是那時吃糖食的東西太多，尤其在新年，糖就一刻不停的含在嘴裏，簡直茶不思飲，飯不願吃，整天的浸迷在甜甜蜜蜜的糖裏。那時候的生活確實也是甜蜜的，一切祇有舒適，到學校裏也得車夫天天送，晚晚接。為了拼命吃糖，而且總是巧克力，牛奶糖，所以牙齒就患了嚴重的疾患，痛苦的牙疾，使我忍受了很多的時間，為了牙痛，消磨了身體，變成衰弱，每次到牙醫處，我總眼淚掛下來。之後，我就把糖當作仇敵，戒絕了像是立誓戒煙的人，永不吸煙，這樣過了六年，雖然有時候，菜着免不了加上糖但總覺不如意，我的牙患也就很少復發，直到後來糖的來源一天少一天，價格一步高一步。白糖一斤從四五元跳上二三百元，要吃糖就得向黑市裏買，到目前，更了不得，一斤白糖千元出頭，於是各種糖食，不是淡而無味，便是難以問津，一片松子糖，一粒彈子糖也要二十元，連不喜歡的粽子糖也要三十元一粒！糖的地位無形是提高，而每天嚐到甜味的也非特殊階級不可。

前幾天，到朋友家裏去，他倒了杯開水，放了些白糖，算是糖湯款客，我瞧了瞧他，他笑了一笑，默默地，我開始感到糖在今天，是多名貴！

也許有一天，我們吃糖會像外國影片裏的野蠻人，拿着鹽拼命往嘴裏送。

很久未嚐糖味，這次年底，總算有了一次

親信的惆悵

趙天人

讀完了「貴人的惆悵」(見「苦幹」雜誌第一期)，感到了自己有時因權而貴，那小小的暫時惆悵真是使人無可奈何。然而貴人之親信即如今所謂「幹部」也者，我想他們也是惆悵的。

貴人與親信的關係最密切，貴人的一切秘密都瞞不了他，他或者正替貴人管着錢，看着印鑑，作着代表。但他的一切意見應照貴人的意見為意見，或竟至貴人對某某還沒有意見，而他先有了意見了，這意見應與貴人將有的意見相符合，這苦心委實不小。不過符合了是應當的，因為親信當然要迎合貴人，不符合時，挨罵就免不了。自然，貴人的罵只止於親信，不親信者早就開除了，可是當千迴百轉為貴人，去轉腦筋，想出一種辦法而仍得到叱責，豈不惆悵也麼！

作親信之陪笑雖然係一小事，細想起來亦屬不易。如貴人說一個笑話，不可笑，不想笑也要笑一笑這是不用說的了，但應在何時笑呢？要曉得貴人以為何時可笑，何時當笑才好，不然不當笑時而笑，當笑時而不笑，貴人以為親信不「了解」他而惆悵而發怒了，親信無故挨了罵，不也相當惆悵的嗎！

親信最惆悵，當是別人以為他得寵向他活動而近在他感到失寵的惆悵之時，怎樣辦呢？當然表示自己在貴人前邊是有力量的，對別人的奉承在謙遜與微笑聲中承認下來。是有力量的，這濃濃的惆悵之微笑呵！

親信之惆悵既多，漸漸對貴人動之腦筋，

委蛇曲全，幾時撈一筆款子到手再試行抗拒，預備不行便吹灰吧，我也不希望作你這「幹部」了！也有惆悵滿腹却始終如一者，大約看貴人以後更有「辦法」，守機待時，與忠心相似却實與忠心相背，其內心之惆悵也更加濃。兩種人行動雖不同，其質却無差別，幾時貴人不貴或有更貴之人可傍，馬上作鳥獸散。貴人既能顯貴，當然明白這些，所以越加惆悵，覺得虐待幾個親信也還無傷，怕我虐待，滾就滾吧。彌子瑕把咬過一口的桃給皇帝吃，得寵時皇帝說他吃甜桃不忘皇帝，叫作忠；失寵時皇帝說他胆敢把剩桃給皇帝，這叫作大不敬，貴人是往往如此的，親信之惆悵也就加深。

自己照自己的意思作，但貴人看起來正和他的意思；看貴人的意思正與自己的意思相合，願意替他去作事；這是同志，沒有惆悵。不過貴人親信之間大多是互相惆悵，互相以惆悵把對方的惆悵加濃，真是無可奈何的事，這無可奈何的感覺，在親信尤甚。貴人可以把惆悵而致的變態暴怒加之親信，在親信，便容易不自覺地把這暴怒隱在忠心的外單下面，向貴人來說別人的壞話，以求發洩了。內監之往往似乎無故在皇帝面前陷害別人，其實並非是當真無故的，但這樣作了之後，不論是否成功，惆悵也將更加深了。

都市的偉大

凌祖仁

同了一位剛從家鄉來的友人，在法國公園的動物園裏看猴子。

我們默默地擠在鐵欄前的人堆裏，看着那些發笑的猴子有趣的動作，和一些正在逗引

着猴子的人羣。

看了一回，我聽見我的友人在我的耳邊說：「這都市裏，也有猴子戲可看嗎？」

我明瞭他指的是什麼，所以回答說：「這幾年來，我到沒有看見過！」

那位朋友默然了，我也默然，大概他對於這個都市在失望着吧？

「獅猴的皮，阿可以做衣裳哦？」

耳朵邊又響起了這一句話，但我聽清楚了那是一個女高音的聲調，決不是我的朋友所發的；於是，我祇回過了好奇的頭，而不作義務的回答，在我的眼睛裏發現的，的確是一個都市型的女性。

「介難看的皮，那能可以做衣裳穿呢！」

回答的也是一個十足都市型的女性。我就真為着這一句答話而開心，因為；從此那些猴子就沒有給剥皮的危險了！也幸虧蓋披在它們身上的，是一張醜陋的皮，而不是一張美麗得可做衣裳的皮！

那位發問的都市女性也緘默了，也在為着不能穿獅猴皮的衣裳而失望吧？我想。

「獅猴的頭引那能介小，腦子也一定夠小的！」

旁邊又有一位仁兄在發感慨了，想來此公或許在為着著名的「獅猴腦子」的美看而神往，但他却為着「猴腦」的「太小」而遺憾着！……

聽到了這些，我連忙把我那位剛來都市的

朋友。拉着飛快地跑開那地方。

看見了獅猴，我的朋友不過想起了猴戲，這尚還不脫它的「鄉性」，但，落在都市裏的人們的眼裏，那就被想起了「剥皮」和「挖腦」，這就該是「都市的偉大」了，同時，也可以顯得「都市裏的人性」，是已進化

(?)到若何的程度！但我却不願我的朋友，也給染上了這種殘忍的都市的氣息，因此，我急巴巴地把它拉跑了！所幸，他在第二天就回鄉了，我願它還是安安穩穩的在鄉間看看猴子戲罷！不要再來這都市的動物園裏看什麼猴子了！

慶祝 國民政府遷都五週年 建設 大東亞 警大

製品 硫安 液體氨 濃硫酸

永禮化學工業株式會社

本社 上海四川路一八五號(三井洋行內)

電話 一五六一七番

所望於政府當局

滄海

當此長期戰爭時代，一切政治和經濟，俱不上軌道。社會紊亂，文化落後，皆為戰時之現象，為不可避免之事實。雖然，有國家者，無論戰時或平時，凡政治之運用，必須有健全之基礎，經濟之活動，更宜有縝密之計畫；社會之秩序，尤必整齊劃一；而文化之作用，更不可一時或息。此為政論家之意識，抑亦世界各國所公認者也。返觀吾國，則如何？自加入戰爭以來，政府之設施，官吏之任用，依然泄沓成風，方括武嬉，其尤甚者，則貪贓枉法，不顧人民之痛苦；上下其手，不惜法紀之蕩然，政治上之表現，至於斯極。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故官吏之貪婪，實為政治之污點。至經濟為國計民生之攸賴，當此戰爭時代，經濟最宜平衡發展，尤其是平民生活問題，應注重於日常需用物品之價值，現在物價之高昂，可謂已達頂點，人民受經濟上之壓迫，不堪言狀。推其原因，一方由於囤積居奇之所致，一方亦由於物資運輸之遲滯，而貨幣價值之低落，更為其最大原因也。若夫社會與文化，具有連鎖之關係，社會進化，則文化亦隨而進步，社會墮落，則文化亦隨之

而衰歇。吾國社會，泰半頹廢成習，在戰爭中，抱個人主義者居其多數，不特不知國家為何物；抑且俱以營利為目的。故凡一切文化，如教育事業，新聞事業，俱呈衰退之現象。凡茲上列數端，關於吾人之希望，適背道而馳，不得不臚陳意見，以期有所改善而進於光明之境域焉。茲將惟一之希望，及管窺之意見，於下列四點分述之：

第一，關於政治方面，吾人希望於政府者，以澄清吏治為要義。所謂澄清之意義若何？即整肅官常，革除污習是也。當此大時代中，凡政府百僚，宜如何整躬率物，廉潔自矢，以期達政治清明之鵠的，則庶幾國家入於正軌。今之官吏，多存「五日京兆」之思想，以為此時代並無法律之保障，尤無法紀之糾繩，於是遂乘此「混水撈魚」之機會；多方羅括，飽其慾壑。此種貪污官吏，如后大椿，李炎漢輩，雖已明正典刑；然並未從此絕風清，舉官吏貪污之積習，一掃而空。故吾人意見，擬有二種辦法：（一）首重考績，古者官制，有「三載考績」之舉，以憑黜陟。關於官吏之治績否，即為黜陟之標準，而國家賞罰之嚴明，所以表現政治上之力量。

（二）提高待遇，中庸云：「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國家之待官吏，其俸給皆有定額，歐美各國，無論行政或司法之官吏，皆有年功加俸及退老金之制度，待遇不可謂不優。吾國則不然，以俸給而論，司法官不及行政官，行政官不及財務官（例如海關官吏），各有不同，其待遇殊不平等，固無論矣。而其進退黜陟，更漫無標準，全憑長官一己之意見；朝更暮改，不以人才為從違；而以勢力為轉移，於此而欲官吏之安心任職，其可得乎？故政治之不良，係由官吏之貪污所致，而革除貪污，必自厲行考績，改善待遇始。

第二，經濟方面，吾人所深切希望者，對於戰時經濟政策，以安定民生為必要。所謂安定民生之意義若何？即抑平物價及便利交通是也。物價之騰漲，關係於民生問題，至深且鉅。人民日用所需以民食為惟一之物品。孔子以「足食足兵」並重，而食之供給，以米糧及雜糧二種中，尤以食米為最重要。食米關於戶口配給，久未實行，即重點之配給，每人所得，亦屬杯水車薪，且緩不濟急。故一般黑市之米價，乃狂抬每石至十萬大關；而一切雜糧如麥粉，豆類以及苞米等，無不隨之增漲價值。於是此種嚴重民食問題，深入於民間，而尤以上海市黑市米之代價為最顯著。夷考黑市狂漲之原因，不止一端：（一）由於戶口配給每次脫期，且現在脫期已達二個月以上，即使按期配給亦數量甚微，不足以充餬口之需；故黑市米趁此潮流，乃漲至最高峯。（二）由於民間運米

半月小言

政治 全國民眾代表大會，係救國統一運動，經過還都五週年的前後，從南京，上海等各地都市民間，澎湃而起。斯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等既成團體，也大加讚同，展開為一大國民運動。該大會並不是由政府之指導及要求而起，其性格是由民衆本身而起的，頗值得注目。這好像反應重慶今秋要實施的憲政而起的，無論如何，為要達到本大會的目的，和平統一建國。在沒有達到最後目的之前，深望不要如政府指導的其他團體那樣，陷於龍頭蛇尾的狀態。

當茲敵美軍欲侵略中國的時候，國民政府各機關的動向，究竟對國民指示什麼？必要的嗎？僅僅指防空壕，疏散上海人口，決不能謂為當前的戰時施政。如果現在不趕快指導民衆加入戰線，則政府將面臨危機，無論怎樣大聲疾呼，也無濟於事。

此次戰爭決非中途所可妥協而告終結，非勝即亡，兩者必有其一，此外並無他途可循，除我自身之外，亦再無其他力量可資依賴，各位同胞切勿誤認可以苟安，要知萬一國破或致屈伏，則吾人自身及吾人之子孫，將永遠墮入萬劫不復之深淵，遭受永久之痛苦與侮辱，思及此點有何事不可為，有何物不可忍，目前非為怡情養性之時，應為之事僅有一端，「決心第一」，「智術第二」獨一無二，唯有作戰而已，如此則前途必豁然開展，約二十年前，有在東京帝國大學講解經濟學之德國學者雷台拉氏，於任期終滿歸國以後，曾有關於日本方面著作，公刊於世，其中有述及日本人愛國心之一節，猶為余所記憶，彼稱：「敵軍或能生而踏入日本國土，然決不能生而離去此土」，此為日本人之決心云云，人類對於自己容貌必須攬鏡自照，始可窺知，其實國民亦屬同樣，國民對於自身之狀態，必須聞見他人評論自國之意見後，始可知曉，此因業已屢見不諱者雷台拉氏之書僅為一小冊子，然於我同胞已不啻為一照見自身姿態之明鏡云。

之限制，每人僅得運滬者，以一斗為限；加以重重留難及敲詐，於是運至上海之米，每一斗或已減少至五升。故一般市會，視為「奇貨可居」，以上海人口四百餘萬，平均每日須消耗四萬餘擔，每日少數運滬之米，不足以敷供給，於是形成供不應求之平衡，實為高漲之主要原因。故吾人之希望有二：(A) 斷求戶口米迅速恢復配給，增加數量，尤其切望源源不絕，則黑市米價，不必強由營運，不加限制，固為善策。即使欲加限制，最少每人得許其運滬之米為四十公斤(約五斗)，則每百人每日可運至四千公斤，如是則來源既暢，供需適應，米價自無騰漲之虞。最近政府當局，公布「十六種商品限價辦法」，並嚴厲執行其限價，雖亦為戰時經濟政策之設施，但吾人意見，關於十六種之商品，固宜注重，而尤宜就民食問題，首當抑平其物價(如米麥等)，則凡百商品，即隨之而抑平。換言之，戰時經濟政策，如對於民食問題無辦法，則經濟政策亦即無辦法之可言也。

論，此種現象，殆已普遍。不特此也，上海的婦女社會，智識階級，能從事於勤勞工作，如教育界，工商界，銀行界，類多婦女廁身其間，服務於社會。其他如公務機關之職員，雖亦有婦女執行其任務，然亦難能可貴，其人數殆如鳳毛麟角。至一般婦女，其助夫教子，及從事家庭工作(如烹飪，縫紉等事務)，固所在多有，不失為賢妻良母。惟婦女(包括中上等階級)之怠惰成性，不治家人生產者，類皆倚賴其夫以為生活；其甚者，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於是以賭博為消遣，如麻雀，牌九，挖花等類，風行一時；(此種風氣，以上海為最)里巷中牌聲碌碌，往往夜以繼日，廢時失業，莫此為甚，實為社會之毒。吾人所希望者，在社會上無論男女，均宜刻苦自勵，並須各人皆操有職業，以期增益其收入，每一人皆不應坐食，更宜革除其賭博之陋習，以免無益之消耗。筆者之意見，欲革新中國社會上之惰惰性，應養成刻苦耐勞之良好習慣，而最好之模範，即以友邦日本社會之勤勞服務之精神，為其前事之師，則吾國社會，始有進化之希望矣。

是文化方面，一新其面目，但往往不以吾國固有文化與東西洋文化融會而貫通之，如與吾國國情適合者取之；與吾國國情牴觸者棄之，方可免「削足適履」之嫌。吾國文化界之流弊，為世詬病者，即屬新舊不能融通之故，對於「文化交流」，亦未加以深刻之研究，故至今口(戰時)而言，吾國文化，已凌夷衰微，更覺其「青黃不接」。吾人之希望從事文化事業者，如：教育界，新聞界，著作家等，應對於上述情形，一律加以注意，於吾國固有文化，誠不宜輕言棄掉，而於東西洋文化交流，尤當兼收並蓄，方能合新舊文化，發揚而光大之。近徵諸友邦日本，當中古時代，輸入中國文化，如儒家，道家之學術思想，至近古時代，則西洋文化因交通而輸入，於是融合二種之文化，並保持其固有之文化，夙昔所稱為燦爛光明者，至今日則已呈暗淡之景象，文化之前途，蓋已不絕如縷。故吾人之意見，在教育界，新聞界，著作家，對於文化事業，絕不宜因戰爭時代放棄其惟一神聖之使命，孜孜兀兀，鏗而不舍，以維持吾國「千鈞一髮」之文化，肩斯鉅任，庶吾國文化前途，其克回復燦爛光明之境域乎？

日本·滿洲國·中國

內田洋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西華路四〇號 電話：四〇三〇〇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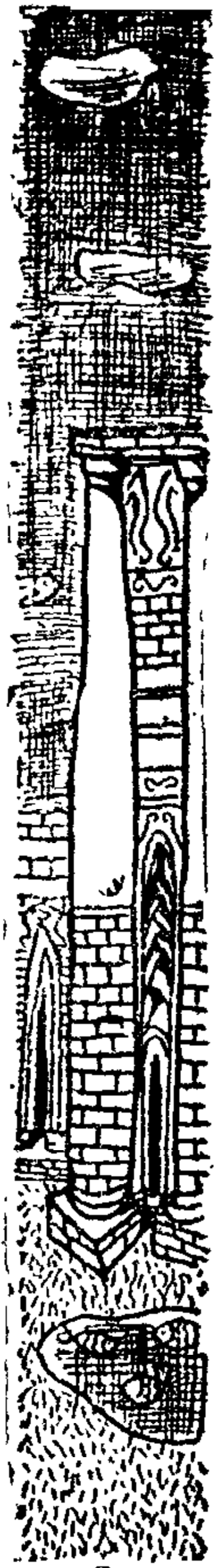
測量器械 氣象器械 光學器械
 度量衡器 理化器用 測定計器
 圖用 事務用品

經濟 近日來上海物價在表面上，似乎穩定些，但事實上則日益上漲騰貴。由於日本人的疏散，返國的反響，一部份物價反而上漲。旅行用具等，日益上漲。即看金條的上漲，也可以證明上海的物價不久將有上漲之虞。

社會 隨着經濟方面的變動，上海市民的思想，日趨惡化。在警察局的犯罪檢舉中所表現的，是在情勢，交易上的犯罪，殺人及其他極端的犯罪手段，似乎很惡化。例如悍婦殺死親夫，這種犯罪，也許還要發生。人心將有愈趨險惡的傾向。

文化 隨着春天，文化關係的活動，似乎漸趨活潑化，這是可喜的現象。文化人對於時局上的緊張感，並無改變，但因生活痛苦，極感不安。文化人應該為愚民的指導者，不為戰局和物價所搖動，具有毅然的生活態度。

據說上海的謠言，大都出於投機業者爪牙之文化人之口，文化人缺乏這樣的信念，可謂沾污現代中國文化人的面子。



上海市之人口疏散

劉希平

上海市人口的過多，乃事變後所發生的畸形現象，因而發生住宅的不足，衛生形態的惡化，市內交通的壅塞，種種聯害不一而足。尤其以在經濟上所反映出來的不良狀態，更足以影響上海市本身的健全。所以上海市約人口問題，於近年來日趨嚴重，若對於此點沒有解決的辦法，則上海市不單不能謀復興，謀安全，而且有造成經濟總崩潰的可能。

可是大家對於這嚴重的當前問題，一向還不予以十分的注意，而抱若得過且過的苟安態度。直至最近，敵美機的盲炸已開始，太平洋戰爭亦有逼近此大陸沿岸的可能，同時上海市食糧的缺乏，更造成嚴重的威脅。因此政府當局以及市民的各界，均感到疏散人口的重要，而一致提出此種主張。經市民福利會的正式建議，遂有疏散機關的組織，各種疏散計劃，也將次第付諸實施。

主管當局與有關方面，積極計劃的結果，決定先以達到疏散一百萬人口為標準。其先行着手疏散者，分為「一」自願者。「二」孤兒院，養老院，敬節堂等。「三」學校。至於個人及其家庭自願離滬者，應向所屬同鄉會請求，由同鄉會彙集呈請該會設法，以期統籌支配

，而收集團，疏散之效。至於關於疏散人口已由討論籌商，而漸達於實施的地步。

聞市政準備一億六千萬元來補助疏散，可見當局已具有相當的決心，而重視這種工作。但其中仍有甚多困難，恐尚非上海市的力量所能解決的。譬如說疏散的對象，以各縣城的空房。可是各縣城有沒有空房，還是一個必須先予解決的問題。而有了空房，是否可以為被疏散的上海市民所利用，也同成問題。關於調查空房處置空房，就不能不由各地縣政當局的協力。其次下層階級市民疏散後，生活無着，反化為流民，則此問題的解決，當更困難。蓋上海地區以謀生活的小市民，一旦離開，即失去生活的依據。所以關於此類市民的疏散，不僅使之有可去之地，同時在疏散後，還須使之有可從事的工作，可須以生活的方法。再上海為物資的缺乏，而須疏散市民，而容納此類被疏散者之地，是不是有充分的物資可為供給。假其同處於缺乏的狀態下，則上海市民雖要疏散於其地，而也不是他們之所願接受。這還是僅就最顯的幾點而言，如果我們更加以詳細的研究，則其困難當更多。

談到疏散人口，第一件應該先要曉得的事，就是這過量的人口，究竟是由於什麼原因而集合來的。明瞭這原因後，然後再作對症下藥才能有真實的效果。事變後，上海市人口的大量增加，乃是由於各地治安不住，一般富有者都以此處為逃避地。這些新增的人口，對於上海市的經濟機構，以及經濟的營運，本來並沒有什麼關係，他們也不必依賴，上海的生產來度日。有些則或為純粹的消耗者，以及其寓公的生活，比較狡黠者，則挾其所攜來游資，以從事投機買賣，也有因此而立致富。

然無論如何，大都對於上海市的本身，是有害而無益，實為近年來的一大病害。關於這一類的人，要強迫他們離開，是不大容易的。惟一辦法，只有先謀各地治安的恢復，那時可由於他們的歸鄉心切，而疏散也可以達到自然的疏散。可是如何才能使各地的治安恢復，這也並不是上海一市的力量，上海一市的軍政當局所能辦到的。

對於上海市有害而無利的避難人口，其疏散的惟一辦法，在恢復各地的治安。因為上海雖有物價的壓迫，還沒有土匪邦架等種種足以危害生命的危險，在各地治安一日未恢復以前，他們不能自願離去。

在此避難人口之外，其次應該予以注意的，那就是工商各界，由於百業的凋疲，所造成的失業人民。此類人民的情況，最為悲慘，在這高物價之下，因難以謀生存。而離此他去，也無所需用的川資，和可以謀生的方法，甚至於還有

無家可歸，無鄉可返者。所以對於這類人口的疏散，並不是單純的遣散，而仍須設法為之找得謀生之地。

避難人口與失業人口，都可以說是上海市的消耗者寄生者，為求上海市的健全，自願予以遣散。而在這兩類人口之後，再次則當為職業人口所附有的家屬老弱，若亦有離去的可能，則不妨加以疏散。此外慈善團體所容納的被救濟者，以及學校所吸引的各地學生，若予以疏散，那只在遷移機關，至於被疏散的人，到沒有什麼問題可言。不過關於學校其應注意之點，而為各校所有的學生，屬於來自各地者，及原為本市者，須加以區分，各地學生便於疏散而本市學生則尚有甚多困難。所以對於學校，必須經過合併整理之後才能加以遷移。

避難人口，失業人口，職業人口的家屬，慈善團體以及學校，再加以原無職業的流氓，若能予以徹底疏散，那麼疏散工作大概也已達到了一大高點，所剩餘的只是一些職業羣和生產。假若仍須再作進一步的疏散，那乃是疏散各業，而不是單純的疏散人口，是須有更大的計劃，更大的規模而後可，其所牽涉的決不是一市，而實具有全國性，須由國家的最高當局作統一的籌劃而後可。

這是很明白的，疏散人口，並不是上海一市的事，而須以全國作一體的籌劃而後可。不僅上海一市的人口需要疏散，即其他各市亦尚有疏散的必要，上海市民的疏散，若係以他市為壑，這乃是最不澈底的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都市人口的疏散，應該送到什麼地方去！簡單的回答，當然是鄉村。可是鄉村治安不寧，不單不能容納都市所移去的人口

，且相反地而要壓迫人口，集中於都市。所以疏散都市人口的先決條件，是恢復鄉村的治安。在過去雖也有清鄉的辦法，以謀鄉村治安的恢復，然至今仍無成績可言。有些甚至以清鄉成爲清箱，而加深鄉村的禍亂。今後若欲澈底予以更張，則必須以加強鄉村人民的組織力與自衛力而後可。以鄉衛鄉，然後才能有辦法，否者此剿彼竄，兵來匪去，兵去匪來，徒然多幾次戰禍，而不能得着任何效果。

關於這一點我們若從此時做起，當然也不希望立刻可以獲得效果，但是也不能不抱着極大的決心去做。蓋以點與線爲根據的和平地區，而置廣大的面於不顧。不僅使大量人口集中於都市，以成都市之害。而只有都市，並無鄉村，也必使經濟陷於偏枯衰竭，現在種種的經濟嚴重現象，其根本的原因，都是由於此點。所以無論如何，也必須使農村秩序恢復，以便農村得以從事生產。不過恢復農村秩序，當不是短期間所能奏效的，而上海市人口的疏散，則是緊不及待的事。是以從此時起，關於疏散問題，也必須於可能範圍內，作逐步的推進。

關於疏散人口，最便於施行的，乃在使自願離滬的人，得以離去。這一類的人，是有可去的家鄉，在其故鄉亦可自謀生存，所以在種種方面都無須加以顧慮。而惟一的要點，只在如何予以便利，以免在欲離滬的自動要求下，反因交通的不便，而致受有阻礙。在此疏散工作開始之時，實力以全部的疏量，從事此部份人民的疏散，尙望辦理此事的當局，能予以注意。至於辦理的方法，說起來也很簡單，這是要我們能設身處地

的去想，而解除他們所遇的困難，對於他們的歸鄉，要能有絕對簡捷便利的方法，使之毫無阻礙地得以歸去。人的輸送，物的輸送，以及不能攜去的物件，如何保管或變賣，都要有極妥當的辦法。

其次再願當局所注意的，孤兒院，養老院，敬節堂等的疏散，第一應該注意有適當的疏散地，同時並須注意在疏散後，其經費的來源，是不是可以無影響。再這種機關的經營者，多與上海有深切的關係，自不能隨其機關一同疏散。故結果其能隨去的人，只是一些低級職員，至於爲高級幹部的首腦人員，以及董事會等高級組織則不妨留置於上海。一方面可以免除高級人員離去的不便，一方面也可繼續在上海籌款，以免經費受影響。關於這些問題逐一予以解決，則所謂慈善機關的疏散，也就可以不成問題了。

而學校的疏散，則並不是臨時性的，是可乘此時機，以爲一勞永逸，而確定教育的百年大計。上海並不是優良的教育環境，而過去因交通的便利，及文化人的集中，而創辦了很多的公私立學校。可是由於環境的腐惡，學生因感受習染，所得的教育結果，每受一般人的指摘。所以在今後，除去必須設立於上海，而便利上海市子弟就學的一部份中小學校，以及爲實習的關係，而須設立於上海的若干專門學校以外，應該盡量遷出，並限制今後增設。至其遷出地點，則應由國家的最高教育當局，決定若干教育區，以作通盤的籌劃。

依據在此時可以作實實疏散者言，有如一上一自願離去者，二慈善機關，三

學校等三類，且已由當局正着手進行。若此三項的進行已大致就緒，再作進一步的計劃，我們就不能不注意到失業無業人口的遷移，和工廠的疏散，而其辦理自當更爲困難，所需經費亦當更爲龐大。

失業無業人口的疏散，我們已經說過了，這並不是單純的遣散，而仍須設法爲之找得謀生之地。失業無業人口的衆多，這不單是經濟上的病狀，而也是社會治安上的一大危機，無論在何時，都是政府應予以最大注意的，不過在一般戰時國家，每感人力的不足，而我國反有人力的剩餘，這實是極怪現象。此當然是由於我們並沒有完全戰時體制化，且由於都市與農村成爲兩種割裂的地區而造成了經濟的空前的衰落。這一問題是與農村治安的恢復有密切的關係。但在農村治安尚未得迅速恢復之前，我們也不能不有正當的處置辦法。假若這些失業無業者是一羣勞工，則應該移至於礦山，或爲築路的路工，甚至於滿洲國，或日本本國，若需用此類勞工之時，我們也不妨以之送去。還有現在的鄉村，已有很多地區已成游匪出沒的廣大不耕之地，則也不妨以之造成集體農場，將這些一失業無業的人作集團的移墾，並做美洲初期的墾荒的狀態，而加以武裝的防禦，以排除游匪的侵襲。我想這都是正當的移用辦法，只要我們有毅力去做，也是可以成功的。假若這些失業者，乃是由於商業機關或政府機關的裁員所產生者，則也可以加以訓練，以使之得服務於戰時的工作，或者加以訓練人，那也是可以。失業無業者問題

解決，實爲目前最迫切的，即非爲疏散人口，亦須有善策以作應付，決不能坐視其隱患日深而不顧。

還有工廠的疏散，其情形也有與學校相同之點，這就是並非一時的疏散工作，而實具有確立國家工業百年大計的意味。這是很顯明的，無論以國防的條件上或是經濟的條件上，上海都不是一個適宜的工業地區，只是在過去英美資本的孕育下，英美勢力的庇護下，才造成了這一些買辦式的工業。我們要確立民族工業則不能不從今日起作根本的改建。即在目前的和平區內，或是江浙皖三省或是華北，或是兩粵，是必具備有爲永久工業地區條件的地方，這是今後須立工業之處，而乘此疏散的時機，也正是移轉工廠以促成將來新興工業的極良好地點。所以在此時很希望有整個計劃，而將上海的工廠，作大規模的遷移。其因工廠遷移的結果，人口必大量爲之隨去。則上海人口疏散，也自然可以達到最滿的境地。

工廠疏散，學校疏散，以及失業無業之人的疏散之後，上海人口已形成了全部的移轉。其所殘餘的問題，只有商業而已，而至其時，此問題也可不解決，而自然解決了。因爲商業的形成，一部分是供當地居民的需要，一部分是關於工業生產的物資生產。人口既減少，工廠已遷，商業甚至金融機關，若不隨之轉移，也必自然一化爲烏有。則所謂商業的疏散，可用不着外力的推動，而自告解決。

疏散人口，在目前看起來是很困難的事，但是也決不是沒有辦法的，其成功與否。那是要看我們的毅力爲如何。

女性獨身生活談藪

葉護



每以深山叢林為家。所以修道院寺菴等，都築構在隔闕紅塵之處。他們防止後來心變或暴力脅迫，極輕視肉體機官的快感，毀損陰部或顏面，醜化天賦美質，澈底斷絕異性佔犯，種種苦行的傳聞，足使聞者色變。

例如蘇格蘭可汀格寺院的尼長，一次聞盜來襲，恐受凌辱，迅即召集全體尼姑，令各人把鼻唇割裂，使成奇醜恍惚，嚇退暴徒。亞歷山大修道院裏，有一尼姑被荒唐青年酷愛她美麗的眼睛，屢次表示不正經

的慕戀，這篤信的女尼終於將自己眼

時常在文學作品裏，可以看到許多婦女問題的描繪，或至提供獨身主義的理論與體驗日積月累，久而成為風尚，甚且一般猶無對象的少女，亦以獨身自命，於濫用的今日，實用嚴格檢討的價值。

過去近二十年，自冰心那種寫愛海愛月的單性生活起，絡繹有此類小說產生，茲暫不置論，因之，獨身主義變為口頭禪，却係既成事實。

獨身的意義，是終生與異性離絕肉慾的關係，把天賦性慾強行抑制下去。這種概念與實踐，會盛行歐洲中世紀，留下鮮明影響。

西洋教儀，最重禁慾，對性的行為認為污穢及罪惡。要清淨悠久的信仰，保持純潔無垢，非以刻苦惡鬥的毅力，擊退猛烈熾熱的自然慾不可！修道院出來的三四十歲的信女，仍被人稱謂小姐，可測知她定是個尼僧之流的老處女了。誠篤苦教徒，為却脫凡俗的誘引，每

義亦具有思想的歸趨和論據，自從前單純信仰而定的則大異旨趣。

從來，男性的特徵在英俊，女性的特徵在優美，男性為博對方歡心不惜冒險逞能，女性不斷地贊揚賞識，促成男性飛躍進步，這確能引人尋思。

從男女思想習慣方面，更有顯著差別，組成極契合的機構。如女性最注意者：裝飾品，現實的切近身旁的事物；男最注意者：必需品，建設的隔離較遠的事物，混抽象與具體為一，生命始得展開。

進一步說，女性最易向環境中選擇男子為理想人物，比例佔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男則反是。女性保守地缺乏創造能力，幻覺錯覺摸倣動作極多，推理、思考、意志，並見薄弱，除擅長言語情緒顯著外，被動的想像旺盛，絕少個性的表現。因之，她在非常尊敬、崇拜、信賴的男子的愛，一旦動蕩，便對男性信仰掃地無餘，視對方一不值，甚至發生頑強的嫌惡異性的異志，永難補苴創傷的心。

尤其男性婚前的柔順，婚後的蠻橫，見異思遷的慾望，掠奪女性最後的安慰！於是，結廬是悲劇的出發點，結婚是人生的坟墓，雖然遠因歸咎於社會制度與組織不良，而男性的罪惡的變形慘狀，倒不如孤獨一生，盡享自由，何樂不為。

獨身生活的底層，知識程度為其動力，中國無數的未受教育的婦女極少見獨身結局。受着現代潮流影響思想革新的人，滿涵偉大轟烈的企圖寄冀在事業上

，且經濟獨立，不必附庸男子，自然獨多高超的傾則了。又如懼怕生育；模效世界獨身的偉人；容貌醜陋，摒棄於競爭之場；女音樂家為維護歌喉；像嫉妬虛榮而失誤結婚機會；隱疾與變態性慾等等。都可促成遲婚或不婚。

但是性慾在自然界的威力，確實深刻擴大。據赫凱爾「人類發生論」的讚詞：「在自然界中，由極細微的原因，到處顯出偉大的結果。雌雄淘汰在動物生活中不知發生多少高妙的現象。能夠擾亂人心的任何熱情的勢力。其牽引感覺迷醉理性的力量，總沒有能與戀愛力量相比匹的。一方面我們可以讚美戀愛為最高的藝術，最佳的詩與音樂的源泉，他方面係文明最有力的要素，家族生活社會生活之第一淵因。」生物全以雌雄細胞的結合為生存之最高目的。人類可能例外，戀愛應認為肉體與精神的開端，激發起一切生命的活力。

雖然，有些人說：戀愛是極神聖，與性慾沒有關聯。實在是種浮泛的口吻，頗難使人承認。性慾和戀愛，正合食慾和食物沒有兩樣。

獨身者並非無戀愛意識，不過把性慾為高級的醇化，激烈的愛轉移到別處。弗洛特在所著精神分析學理，認此種現象為昇化作用，且說無論何人的生活，自始至終不能脫卸性慾的成份，如前文例舉的女尼的犧牲，還不是移肉為靈，所謂「精神所至，金石為開。」非達最後目的不肯罷休。

換言之，便是將男女之愛，移到上帝身上，變成堅強的信心。師教、修道、

念聖經、做禮拜、種種溺感之狀，跟青年戀人羈迷景况相等。

老處女既不愛男性，擅以可愛的動物作為對象：有愛鸚鵡、有愛鴿子、紅結裝飾貓的頭頸，金片懸掛狗的項圍，攜帶摟抱，片刻不離，發洩愛的心理雷同。一旦心愛的動物受傷或死亡，她們絕望的心情宛如失去戀人。

或者嗜好旅行，東西南北，行踪變化無定，以獲取快慰和慰藉，寄跡山水之間，不負責任的快樂逍遙。已有做棄一切的頹廢情調，寡慾而薄情。

現代前進女性，努力探求學問的深造。趨向社會活動的興趣特別濃厚，決心成一教學家文學家，很可以排斥個人觀念的男女私愛，她們能將「科學」「事業」認為唯一愛人，猶屬少數。獨身女性，大半偏嗜怪癖，顯有變態的跡象。

對於溫柔人生體驗，未能充份理解，更構成特殊的性格。

況且中國的傳統，對男子獨身者特多寬容，可依結婚以外的社會設施，仍有接觸異性機會，無異賦予發洩調節的特權。而對女子憑舊禮教現點嚴肅評判，諸般不宜。道德慣例限制她們過木偶生活。

以致她們終歲處於冷酷的境遇，祇得極端用嚴厲方法堅忍着。嘗盡寂寞、難堪、苦悶，逼迫性格轉向，種種不通俗情的行為隨之而起。

或者恃言語器官的敏銳，偏地傲慢自負，備極誹謗諷刺的能事。歇斯的里型的外表，在在皆是。

最過度的，背悖人道的殘忍性，層見疊出地為那斑獨身的宗教家所發明採用，豈不令人驚駭？

精神病裏原有種名虐待狂的疾患，專以破壞他人安樂而喜，未始不具有此種素質。

似乎聽人說過，美國女子參政者。暗地對軍餉預算又竭主節約，正是此種現象的例證。

女教育家對學生性的過失，亦多主張酷烈重罰，含復仇心的暴政，寶難同意、姑息。

性慾禁閉所促成的心理變態，委實已跨入病的界限。不論她的人格，佔如何高貴的地位，由無情的科學闡釋，畢竟是反自然的、非人道的、味理的異常行動。於性機能的放縱或不足，同樣的使人陷人病狂！

雖然中國人口眾多，與其求量的增加，毋甯求質的優秀，但決不是健全生活的正當規律。

雖然牛頓獨身而成偉大科學家，英女王維多利亞獨身而完成強盛的歷史，究不是人人所能倖致。

我們僅憑一點生理現象：頭痛、暈眩、憂鬱、狂燥、精神經常不安；起因於禁慾所生的內分泌物，體內積蓄過多的中毒作用；便是搖撼當初的執拗。

重罹症狀後的生活，該多麼悲哀與悔恨！

獨身大不利於人羣，不婚為現實所未能。

因之，女青年們應預先考慮下列數項，免招岐讓的痛苦。

勿自視過高，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女性僅有浮表的形式解放，一面歐美物質文明急劇輸入，虛榮的拜金觀念盛極一時，在享樂安逸的前提下，誰也未會作切實的努力，不過身份已被粉飾，居高坐而貌下界，徒然苛刻擇婿條件。空洞，學授教育，使他們高中卒業仍不明中國言語文字為何物！而中意的人物却從大學生跳到留學生了。這個不能不說是個極大缺陷，應如何虛謙地維持正常社交，隨時充實自己，才不輕易損害前途。

應及早擇定對象 中學男女同學，教育界會激烈論爭過，而最近正當的交際却頗多機會，青年談戀愛過遲過早，均有大弊，普通在高中階段開始時，便可審慎選擇異性朋友，經過數年經歷，不能締結美滿姻緣。前幾年，因戰事發生，女性的思維都被另一種觀念起而梗阻。於是年屆三十，並未獲喜訊者，頗不乏人。這仍然源於自負的矜持，高不就，低不取，她們祇有急流中甯謐而悵憤着了。

結婚是義務的開始 女性嫁後不久緣細故而夫婦勃谿，感情日益惡化終至此難，確屬最抱遺憾的事了。而際此男女同權時代，雙方自應盡應盡的義務，舊式婦女寄生終生，毫無創造的辦事之，夫婦間的感情定不會始終融洽，所以，結婚並不是享福的序幕，彼此實踐未來願望。便有意義得多了。離婚獨居的生涯幸而避免，省却無謂糾紛。

綜上論述，獨身主義有學理的論據，雖無法律的制裁，到底是不健全的社會現象，希望中國未來女青年配偶合理化當步入富強之路。

戰時知識
◎德國農長巴爾氏演講，開戰五年，其糧食政策成功之原因，主有五點：(一)農民之努力(二)由肉食轉為菜食(三)維持馬鈴薯、燕麥之生產(四)菜子油之增產(五)牛乳、乳製品之維持。

◎美國航空隊發明裝於B17(飛行堡壘)之機體下的救命筏，此當遇難之前，用降落傘投下，因裝滿燃料和食物，可過一千五百海哩的海上生活。

◎日本陸軍以軍醫學校為中心，動員所有醫學(細菌、臨牀)藥學、農學、理科等權威，完成配尼西林及霍摩史魯阿明之研究，主其事者為細谷省吾，梅澤濱夫，弟純夫，鹽田時夫等博士，產量之點，據云大量生產可能，凌駕英美。

◎救濟飛機及潛水艇乘員缺乏酸素而貧血的對策，日本清英夫，片島實，弓場正史等三博士發見新的的造血促進劑。此造血促進劑，粉碎牛之脾臟，在酮Acetone上乾燥處理，除去易溶性之物質，在食鹽水裏浸過，附加葡萄糖後，再在酮中低溫析出。實驗人體之結果，二十四小時以內，可增加紅血球二百萬乃至三百萬，(按健康人之紅血球數，男子約五百萬，女子四百五十萬)注射一回，持續四日乃至七日

的效力，而且這毫無副作用，粉末就此可以貯藏，又補救輸血代用液缺點的增血性，更由凝固促進性持有止血劑二倍以上的效力(把入血之凝固時間約五分縮短為二分)，種種效果，均由臨牀實驗充分證明。

◎V2號之正體，據各國推測，為裝置噴射推進式的有翼長射程之火箭彈，長自三〇呎至五〇呎，直徑二呎半至三呎，全體重一五噸，彈頭持有炸藥約一噸，速度比小時一二六公里以上，有效距離四〇〇公里，彈頭頂點一〇公里以上，總之，山音還速，飛上成層圈。因為加速，需要每的斜面或軌道，才可發射，形如電線桿，故別名「飛翔的電線桿」。

故別名「飛翔的電線桿」。

詞的發展史

徐慰慈

(一) 詞的起源

詞的起源，較詩為遲。它的胚胎期是在晚唐，萌芽期是在五代；到了宋朝，才長成大期。宋代的詞，宛如唐代的詩，在中國文學史上佔了極重要的地位。「詞」，一名「詩餘」，又稱長短句，因它的本身不是整齊的五七言詩，乃是極參差的長短句。香研居詞麈中說：「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被之管絃……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與焉。故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乘樂府之變也。」由此可知，長短句的產生，是由於詩中有泛聲和散聲，經人填入文字，便成長短句的詞了。

爲什麼詩中要有泛聲和散聲呢？這完全是音樂上的關係。我們知道唐代的律絕，都有樂條可歌。但絕律是整齊的句子，而樂調可自由伸縮，不必和歌詞一樣整齊。樂工和伶人爲了音調優美起見，自然就有泛聲和散聲了，這時詩人作詩，與樂工伶人作譜，完全是兩件事。後來詩人有通音律的，既覺得整齊的律絕，不適宜於歌唱，遂自作與樂歌相諧的句子，即所謂長短句。

胡適之在他的詞運裏說：「凡填詞有三個動機：一，樂曲有調而無詞，文人作歌詞填進去，使此調由此更容易流行。二，樂曲本已有了歌詞，但作於不通文藝的伶人娼女，其詞不佳，不能滿人意。於是文人給他另作新詞，使美調得美詞，而流行更久遠。三，詞曲盛行之後，長短句的體裁，漸漸得文人的公認，成爲一種新詩體。於是詩人常用這種長短句體作新詞，形式是詞，其實還是一種借用詞調的新體詩，這種詞未必不可以歌唱，但作者並不注重歌唱。」依這三種動機，我們可以說，唐五代的作家是屬於前二種的，宋代及宋後的作家，是屬於第三種的。

所以詞的起源，間接由於古樂府流變而成，直接則從唐代律絕產生出來。詞的本身是譜與辭的混合物，每個詞都已有了譜，按譜填詞，不過亦間先有詞，而後製新譜以歌唱的。它的來源，有的是舊詞，有的是新製，有的是民間原有之物，有的是外邦輸入之品。歐陽炯說：「楊柳，大堤之句，樂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製。」舊唐樂音志上說：「自開元以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胡夷之曲，可考見於中國舊籍者：如「太平樂曲」，「破陣樂曲」，「天仙子」，「烏夜啼」，「憶漢月」……等。里巷之曲，見於詞中者，如「竹枝詩」，「楊柳枝」，「浪淘沙」

，「憶江南」，「調笑令」……等。白胡夷里巷之曲盛行後，隨靡然成風。人先擬胡夷里巷之曲以作詞，後更由此而別創新聲，製新譜，所謂「豪家自製」。豪家自製時期，便爲詞的黃金時代。但其源起頗難決定。因爲一種新的文學的發生，是受的多方面的影響的，並不是單由一方面的。故詞的起源，亦不能例外。

(二) 唐代的詞

唐朝不僅是詩的黃金時代，而且也是詞的啓發時代。一般論者，多主詞起於中唐，流行於晚唐及五代之間。茲將中唐與晚唐的詞人，擇要而敘述之：

中唐詞人及其作品：張志和（七三〇至八一〇）字子周，金華人。肅宗朝待詔翰林，後被貶，遂隱居不任。此後便放浪江湖，自號爲「煙波釣徒」。著有玄真子。爲人瀟灑酒靜，吐屬雋妙，李德裕會比之嚴光。他曾作當時漁歌，名「漁父詞」。

王建（七五〇？至八三五？）字仲初，穎川人——河南許昌附近——大歷十年進士，他作宮詞百首，傳誦頗廣。有調笑令等詞，多是咏失寵婦女的。辭極哀婉淒豔。

是詩人。在他以前，可說是詩歌時代，自他以後，便由詩歌而轉入詞的時代了。據舊唐詩稱庭筠謂：「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他既懸音律，又好綺語，故詞婉轉柔媚，多兒女氣，無怪「花間集」以他爲首選了。

除溫氏外，晚唐詞人之知名者，尚有司空圖（八三七至九〇八）字表聖，河中虞鄉人。他有「酒泉子」一詞，詞意深長，敘他晚年歸隱的高士風，韓偓亦善作詞，有「生查子」，「浣溪沙」等，多是描寫女兒情態和風致的。

(三) 五代的詞

詞在五代，頗負文學上之價值。其時文人，受中唐晚唐作家的影響，尤以受溫庭筠的影響最深。其詞精巧自然，渾厚含蓄，當時中國文學的中心，不在中原，而在中國南部與西部。這是因爲歲時擾攘，兵戈連年，中原的作家，如韓偓，韋莊，牛勣等都避居西蜀，中原惟有李存勗和凝二人了。

中原的詞人及其作品：李存勗（八八五？——九二六）爲李克用長子，其先本爲突厥人。他愛好音樂，能自作曲，其詞深情婉約，風格旖旎，絕不像個武人，可惜在位僅有四年，被伶人高從謙所殺，並將其樂器與尸首一同焚化。

和凝（八九八——九五五）字成績，鄆州須昌人。少時即好爲曲，當時號爲「曲子相公」。

西蜀的詞人及其作品：五代時，中原政局未定，變亂頻仍，蜀地遠處西南隅，又是山川明媚之鄉，故當時作家多由

又

友

中原避難而趨赴之。且前蜀主王建，王衍，和後蜀主孟昶都好作詞，故詞風甚盛。看蜀人趙崇祚所編的「花間集」有十卷之多，自溫飛卿而下凡十八人，作品五百首，可稱蜀中詞人總集了。

韋莊（八五〇？——九一〇）字端己，杜陵中。他是五代詞人中名作家之一。因在長安應舉時，遇着黃巢之亂，遂作了一首千六百餘字的「秦婦吟」長詩。當時此詩很有名，人稱之為「秦婦吟秀才」。後來此詩失傳，近來始由燉煌石室中發見了它。其詞清新明白，不事雕飾，在庭筠及其他花間詞人之上。其作品有寫懷念故鄉之情，寫悽惋的戀愛之情，不過前者較少，而以詠兒女間離愁別恨者為多。

前蜀主王衍後蜀主孟昶，均喜作詞，所有雖不算多，却頗可稱，如王衍的「醉妝詞」，孟昶的「玉樓春」，均為佳作。此外如顧夐的「訴衷情」，歐陽炯的「賀明朝」，毛文錫的「醉放間」，牛峯的「江城子」，及牛希濟的「生查子」等，均屬蜀中有名的作品。

南唐的詩人及其作品：南唐的詞與西蜀的詞一樣發達。西蜀二主的詞遠不及南唐二主。

李璟（九一六——九六一）字伯玉，徐州人，為李鼎長子，鼎卒，他嗣立，是為中主。他的詞雖不多，但甚高雋。璟嘗戲向馮延巳道：「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延巳答道：「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也」。可算得詞話中一件戲聞。

李煜（九三七——九七八）字重光，

璟之子，是後主。後曹彬光金陵，肉袒出降，此後他便由帝王一變而為俘虜了。他對於治國，實為個昏庸才，但在文學上却富有天才，不愧為一代大作家。除善作詞外，又工書畫，諧音律。他的詞可分兩個時期：一是未亡國前，耽於富貴榮華生活中作品；一是亡國後，終日以淚洗面，忍辱含羞生活中的作品，故前期的詞不過是風華綺麗，尙未到深刻功夫，後期的詞就哀感頑豔，使人讀之不禁為之掬一把傷心淚了。

（四） 北宋的詞

詞至北宋，其發達已至頂點。無論文士，武夫，小官，大臣，沒有一個不喜歡作詞，便是唱詞。

北宋的詞比五代進步得多。從前僅有小令，（五十字以內）中調，（九十字以內）並無慢詞（九十字以上）至柳永時，慢詞逐漸流行，俚言俗語，運用自如。較前解放得多了。從前的詞都是婉約一派，脫不了花間氣息，至此有蘇東坡的豪放派，又為詞打出一條新途徑。不過，物極則反，蘇派的詞因太自由了，從可歌的詞一變而成不可歌的了。因此有他的反動派起來，提倡樂府詞，特別注重音律格調，使之能唱歌，恢復詞的本色。

總之，北宋為詞的黃金時代，變化甚多，約可分四個時期，茲簡述如次：
第一期詞人及其作品：晏殊（九九一——一〇五五）字敬同，江西臨川人，七歲便能為文，有神童之稱。官至宰相。他的詞，意境清利，音調婉和，受五

代「花間集」的影響不少。有「珠玉詞集」刊行於世。

晏幾道字敬原，殊之幼子，他詞中的麗句豔語，尤勝於乃父，仍未脫花間的作風。著有「小山詞」一卷。小晏官運乖蹇，故他的詞有窮愁牢騷之感。

歐陽修不但是北宋的詩人兼古文家，也是當時著名的大詞家。他的詞是抒寫情懷，婉轉纏綿而真摯，描述自然生動親切而雋妙，不似其所作文。「六一詞集」可算是他的代表作。

第二期詞人及其作品：柳永（九九〇？——一〇五〇？）字耆卿，福建崇安人，官至屯田員外郎，故世稱「柳屯田」。著有「樂章集」。柳善作慢詞，李端叔批評他的詞，謂「鋪敘展衍，備足無餘，較之花間所集，韻修不勝」。這是他的短處，亦是他的長處。使用白話，因此其詞流行更廣，他的多多綺語豔詞，涉於淫靡，這是由於他性好嫖妓，寧可不作官，而妓院不可不去。據傳因他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之句，遂被仁宗所斥，不能取士作官。後死於襄陽，身後蕭條，葬資悉由妓院捐助。

張光（九九〇——一〇七八）字子野，吳興人，曾為都官郎中，著有「安陸詞集」一卷。外號張三影，因他詞中有「雲破日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壓捲花影」，及「柳徑無人，墜飛絮無影」。

秦觀（一〇四九——一一〇〇）字少游，高郵人，與黃庭堅齊名。著有「淮海詞集」。他的詞在當時頗有名，晁補之說：「近來作者皆不及少游，如「斜

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蔡伯世說：「子瞻辭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辭；辭情相稱者，惟少游而已」。

賀鑄（一〇六三——一一二〇）字方回，衛州人，自號慶湖遺老，著有「東山樂府」。詞尚婉約，惟不脫花間之習。因其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時人呼為賀梅子。此外又有賀鬼頭之綽號。前者因佳句而得雅稱，後者因貌醜而獲渾名。方貌雖醜，據傳嘗眷一妹，甚相愛好，曾寄別詩致之，有「深恩縱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方回乃賦「石州引」相答，亦詞中之佳話也。

咳止祛痰散

咳、喘、氣管、支氣管、百日咳、流涕

各藥房均售

東亞公司

作風的先聲。晁補之說他的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陸游也說：「試取東坡諸詞戲之，曲終，覺天風海雨迫人。」東坡是天才傑出的作家，他的詞並非完全是豪放的，亦有若干是清空靈雋，細膩婉約的。張炎說：「東坡的詞清麗舒徐處，高出人表，周秦諸人，所不能到。」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開山祖，他的詩多從古典，至於他的詞却多俗語，較柳永更為解放。真摯可喜，深刻動人。

第四期的詞人及其作品：周邦彥（一〇五六——一一二一）字美成，號清真，錢塘人。他曾在宋徽宗所創設的大晟府裏，主持過關於詞的音律和歌調，因此他的詞完全可以歌唱。南宋沈義父說他：「作詞當以清真為主，蓋清真最為知音。」他的詞音律諧美，下字用韻，皆有一定法度，故後來作家，多以他的詞為規矩準繩，來按譜填腔，不敢稍失尺寸。

李清照（一〇八一——一一四五？）號易安居士，濟南人，著有「漱玉詞集」。為一代女詞家，在中國文學史上佔一重要地位。她嫁於趙明誠為妻，趙亦是一個學者。嫁後夫妻愛好彌篤，生活甚為愉快，我們看她的「采桑子」，「浣溪沙」及「減字木蘭詞」，即可知其閨房燕樂之班。結褵不久，明誠遠游，她作「一剪梅」詞以表相思之意，寫在錦帕上送他。後又填寄「醉花陰」詞，明誠思勝之，謝絕一切，廢寢忘食者三日夜，做得五十餘首，把清照所作混在一起，請友人陸德夫品評。德夫說，「有三句最佳。」問那三句，乃清照之「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也。她一生最幸福的時期，是和丈夫在歸來堂共同讀書，研究金石的時候。後金人南犯，把她的快樂家庭打破，她便和她的丈夫渡江逃亡。後來趙明誠又一病而死，更使她陷於悲苦的環境中了。

（五）南宋及南宋以後的詞

南宋的詞雖較北宋為差，但亦有若干偉大作家與傑出作品。這一時代的詞可分前後兩個時期：剛南遷時，如辛棄疾，陸游等人的詞都很豪放自然，淺白明暢；及後偏安之局稍定，如姜夔吳文英等人的詞，便變為靡麗雕琢，典雅古奧了。

前期的詞人及其作品：辛棄疾（一一一四〇——一二〇七）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人，他的才氣橫秋，意志高邁，所作之詞，或悲壯愁烈，能傳達其深厚的感情；或放恣流動，能抒寫其曲折的意思。不論小令慢詞，都極佳妙。

陸游（一一二五——一二一〇）字務光，自號放翁，亦為南宋大詩家，他的詞雖不及詩，但在當時頗負盛名，與稼軒並稱。

劉過（一一五四——一二〇六）字改之，江西廬陵人，亦有說是太和或襄陽人。著有「龍洲」詞。他的詞完全是學稼軒的。

朱淑貞是南宋的惟一女詞家，自號幽樓居士，錢塘人，約較李清照後數十年。不但生死不可考，連她父母的姓氏，亦無可查究。綜觀她的作品，當是大家閨秀，在未嫁前有美滿的處女生活；不過因所適非人，嫁後便失去幸福了。看她的「愁懷」及「舟行即事詩」，即可

看見其隱衷。從她的詩詞裏，可以看出她的丈夫拋棄了她，而別有所戀。至於她，為反抗不自由的婚姻，亦別有所歡。但不久新的戀人又和她隔絕了。如果事情屬實，淑貞的命運真是太可憐了。她的詞清新自然，哀婉動人，著有「斷腸集」。

後期的詞人及其作品：姜夔（一一一五——一二三五）字堯章，號白石，鄞陽人，因世亂不仕，登山遊水以自適，他通音律，每作新詞即自吹簫，令愛妾小紅歌而和之。他的作品有「白石道人歌曲」傳於世。

吳文英（一二〇五——一二七〇）字君特，號夢窗，四明人，著有「夢窗詞集」。他的詞在當時頗流行，不過他的詞都有古典和套語堆砌而成，並沒有真情緒和真意境。張炎說：「吳夢窗詞，如七室樓台，眩人眼目，折碎下來，不成片段。」但亦有可取的幾首，如「唐多令」，「風入松」等，都曾載有「不經人道」之語。

蔣捷（一二四五——一三一〇）字勝欲，宜興人，著有「竹山詞」一卷。他和周密，王沂孫，張炎為宋末元初的四大大家。

周密（一二三二——一三〇八）字公謹，濟南人。著有「草窗詞」二卷。又編「絕妙好辭」，為詞選中佳作。他的詞纖麗隱約，辭語動人，與吳文英齊名，當時稱為「二窗」，並有「樂府妙天下」之說。

王沂孫（一二四〇——一二九〇）字聖與，會稽人，著有「碧山樂府」一名「花外集」。張炎（一二四八——一三二〇）字叔夏，號樂笑翁，西秦人，著有「卮言詩

三卷，又作「詞源」一書。他的詞也以詠物著名，鄧牧稱他謂：「咏春水一詞，絕唱古今，人以張春水目之。」此外詠孤雁亦有名，故亦有張孤雁之稱。南宋以後的詞人及其作品；詞一到南宋，便為雅正古典派所獨有，從前的悲壯豪放，活潑生動的作品，就很少看見了。當時的作家，第一，要講求音律的諧合，第二，要加重辭的工整典雅。作家在這樣雙重嚴壘之下，拘泥自守，除摹倣舊調外，不敢創作新詞。他們不是學東坡，耆卿，便是做夢窗，白石，因之南宋以後的詞，離民眾一天遠一天，他們的作品，只是士大夫階級的玩藝兒。茲擇其名家及其作品，略述如次：

趙孟頫著有「松雪詞」一卷，薩都刺著有「雁門集詩」一卷，張翥著有「蜕岩樂府」三卷，均稱名作。明代作家雖多至三百餘人，但特出者頗少，惟明末陳子龍以天然之神韻，寫悱惻之深情，清麗婉轉，不愧為一代作家。

清初女風甚盛，詞家承明末陳子龍之風，作家蔚然而起，當時號稱能手者，如吳梅村，溫采輕鬆，流麗隱貼。西河，溫麗精深，更諳音律。顧貞觀著有「彈指詞」兼有南北派之長。彭羨門著有「延露詞」，長詞小令，均稱佳妙。王士禛著有「衍波詞」，體備南宋，而小令尤為獨步。厲鶚著有「樊榭山房詞」，曹貞吉著有「珂雪詞」，納蘭性德著有「餘水詞」，「側帽詞」其悽惋清麗處，不下南唐二主。至清代最著名的詞人，當推朱彝尊與陳其年。二人素相友好，合刻所著曰「朱陳村詞」。女詞家吳藻，著有「花筍洞」。鄭板橋的詞多吊古悲今，富於感懷，為近代難得佳作。餘如惲敬的「餘塗詞」，黃景仁的「竹眠詞」，王鵬維的「半塘詞」，龔自珍的「定盦詞」，真是作家如林，不勝枚舉了。

坦克車是陸上戰鬥的武器，誰的坦克車戰術高明，神出鬼沒，誰的坦克車性能高起，推潮拉枕，便誰能取得陸上的勝戰，試看這一次歐洲大戰，便可證明其言非謬了。機甲師團，即是以各種級各種型的坦克車為中心，使大炮移動敏捷，這種編制的機械化部隊的件能性。遠勝基羅將軍所率領的船式路諾坦克車中心的法國機械化部隊了。德國的里斯德兵團，一舉手一投足，便成功中央突破法軍陣地，窮追英法軍，演出唐開爾克的悲劇。所以沒有如前大戰的馬爾奴會戰一樣，中途攻勢弛緩而失敗，原因是機甲師團的速度如飛所致。

一二年前主力坦克車的裝甲是五十種，武裝百五十種級長加農炮，便算是新銳的坦克車了。不久增強至裝甲百種，武裝七十五種的長加農炮，現今的坦克車，裝甲二百種，武裝八十八至百〇五種的加農炮。現今各國第一線所使用的坦克車——

德軍約坦克車「五號」在兩年前早在戰場出現，那是德軍的主力坦克車約坦克車未出現之前，叱咤東部戰線的虎戰車「六號」，組織成一個獨立戰車部隊裝甲師團，橫闖沙場，發揮無敵威力，睥睨東線，所向無敵，除却這個坦克車陣之外，尚配備七十五種自走式對戰車砲，八十八種對戰車砲，及突擊砲等重量二十二噸，備有七十五種活動砲壘，這隊大編隊的突擊砲和裝甲師團及步兵師團，取一致行動，突進敵陣，發揮極強令力，自走砲



坦克車

聯的起大型戰車，對戰車砲，改第一次夏季攻勢受挫，結果，就戰場所得之經驗，改造成出虎坦克車及豹坦克了。速度，火力，裝甲俱善的德國新銳戰車，曾風馳電掣在馬奇諾綫大發咆哮，德軍不使用輕戰車，這是因為歐洲地理的關係所

輕坦克車（M5）裝有三十七種砲。中坦克車（M4）這又名日射滿主力坦克車。重坦克車（M1）在特里特德編成總司令部轄坦克車大諾，使用到諾滿台及突破亞威拉遜。裝甲活動砲（M7）備有百五種砲。搭載榴彈砲的（M10）有七十六、二種對坦克車砲，尚裝有比其他活動砲壘所不常有的快速回轉砲塔。

兵坦克車，裝置有五十七種砲與德軍的虎，與豹，在齊格非綫會展開一邊龍虎鬥。我們是知道此等坦克車雖使用到抗日戰，緬甸，中國大陸，及太平洋各島嶼的登陸戰，但尚有新銳二十英寸活動砲壘，還沒有到雷伊泰島及歐洲西綫，我們試探目待好了。像雷伊島那樣細小的海島，也會出現大型的坦克車。美國動用水陸兩用坦克車，登陸用小型坦克車，及大型坦克車的數和量，將與日本的對坦克車砲及陸軍的對戰車隊，展開一頁大機甲戰的戰史呢？

中尚有十五英寸的及大口徑活砲出現。機械化部隊中時常出現新玩意的德軍。最近有坦克大車型化及裝備砲大口徑化的傾向。德法開戰之初，速度遠超法國路諾坦克車而獲得勝利的德國第二號坦克車，及後受制於蘇克車——

致。英國也是和德國一樣，不常使用輕戰車。英美對抗德軍坦克車所使用的英美坦克車，活動砲壘是怎樣的呢？茲先就美軍的戰車性能種類分述於后：美國向稱物量萬能，所以坦克車的種類和數量很多。

此外加以英國自跨的印專爾坦克車（英國陸上巡洋艦爾克錫特，代替輕坦克車，中坦克車，重坦克車，及步兵坦克兩種。前者是中坦克車，後者是重坦克車，邱吉爾坦克車M4步

獅子牙粉



品質優良
齒潔口香
既防蟲蛀
又免牙疼

上海獅子牙粉公司

兵坦克車，裝置有五十七種砲與德軍的虎，與豹，在齊格非綫會展開一邊龍虎鬥。我們是知道此等坦克車雖使用到抗日戰，緬甸，中國大陸，及太平洋各島嶼的登陸戰，但尚有新銳二十英寸活動砲壘，還沒有到雷伊泰島及歐洲西綫，我們試探目待好了。像雷伊島那樣細小的海島，也會出現大型的坦克車。美國動用水陸兩用坦克車，登陸用小型坦克車，及大型坦克車的數和量，將與日本的對坦克車砲及陸軍的對戰車隊，展開一頁大機甲戰的戰史呢？

高 拔 取

以 上 五 百 億 元 年 額



目 品 辦 經

藥 雜 中 火 北 南 水 地
 柴 紙 腿 雜 雜 果 貨 類
 酒 神 鹹 筋 猪 柏 醃 罐
 類 紙 醬 粉 油 臘 臘 頭
 箔 菜 粉 油 臘 臘 頭

場 市 央 中 市 別 特 海 上

次 誠 田 池 長 場 市 副 齊 聞 陶 長 場 市

(庫 倉 行 四 舊) 畔 河 州 蘇 路 藏 西 北 海 上
 一 三 五 四 八 (二 〇) 表 代 話 電
 號 四 五 路 馬 裡 市 南 海 上
 五 六 一 〇 七 (二 〇) 表 代 話 電
 角 路 山 中 路 南 利 白 西 滬 海 上
 五 一 〇 三 二 表 代 話 電
 處 事 辦 華 金 處 事 辦 州 杭

場 本 北 開
 場 分 市 南
 場 分 西 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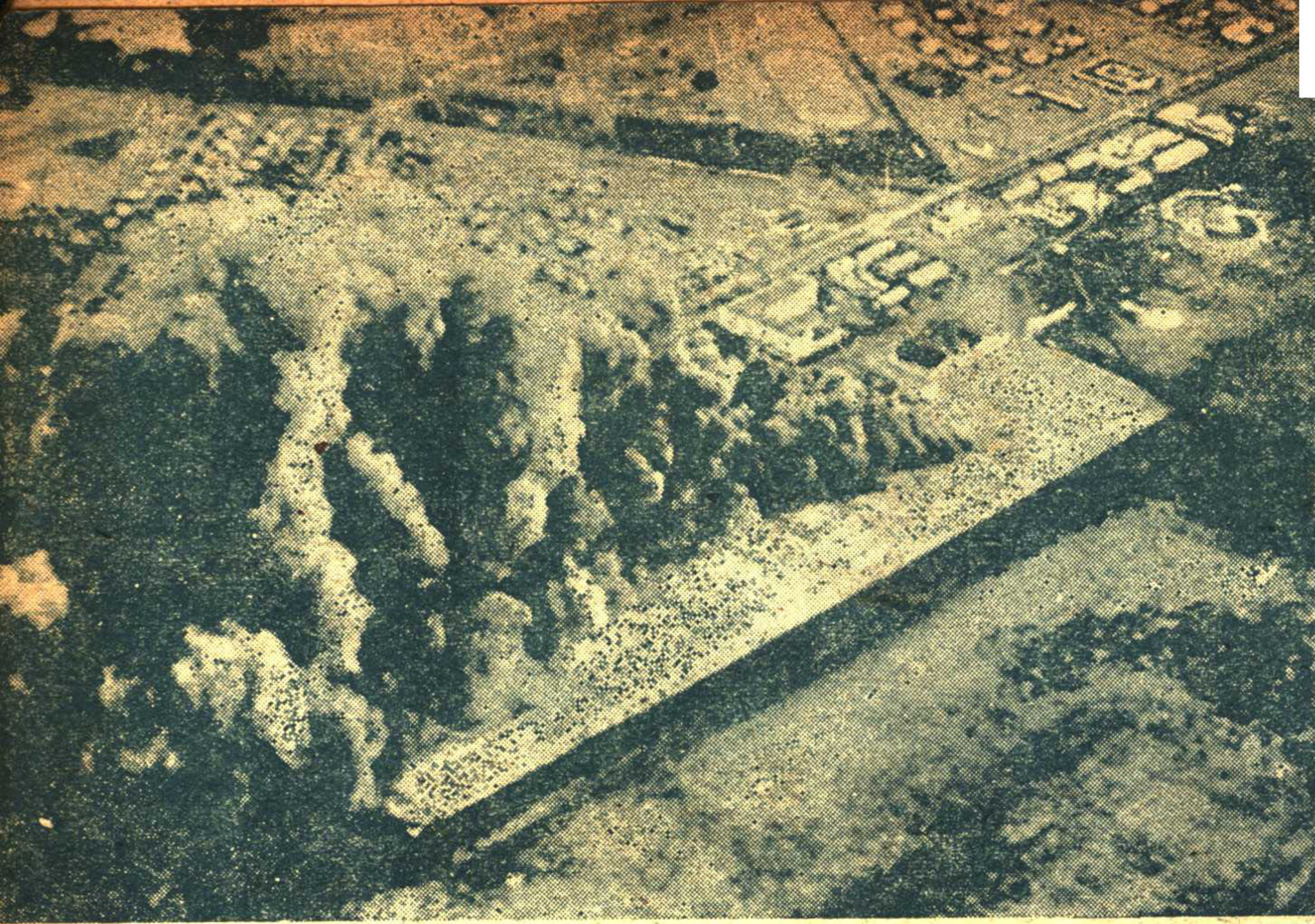


用 筆 鋼 • 筆 水 來 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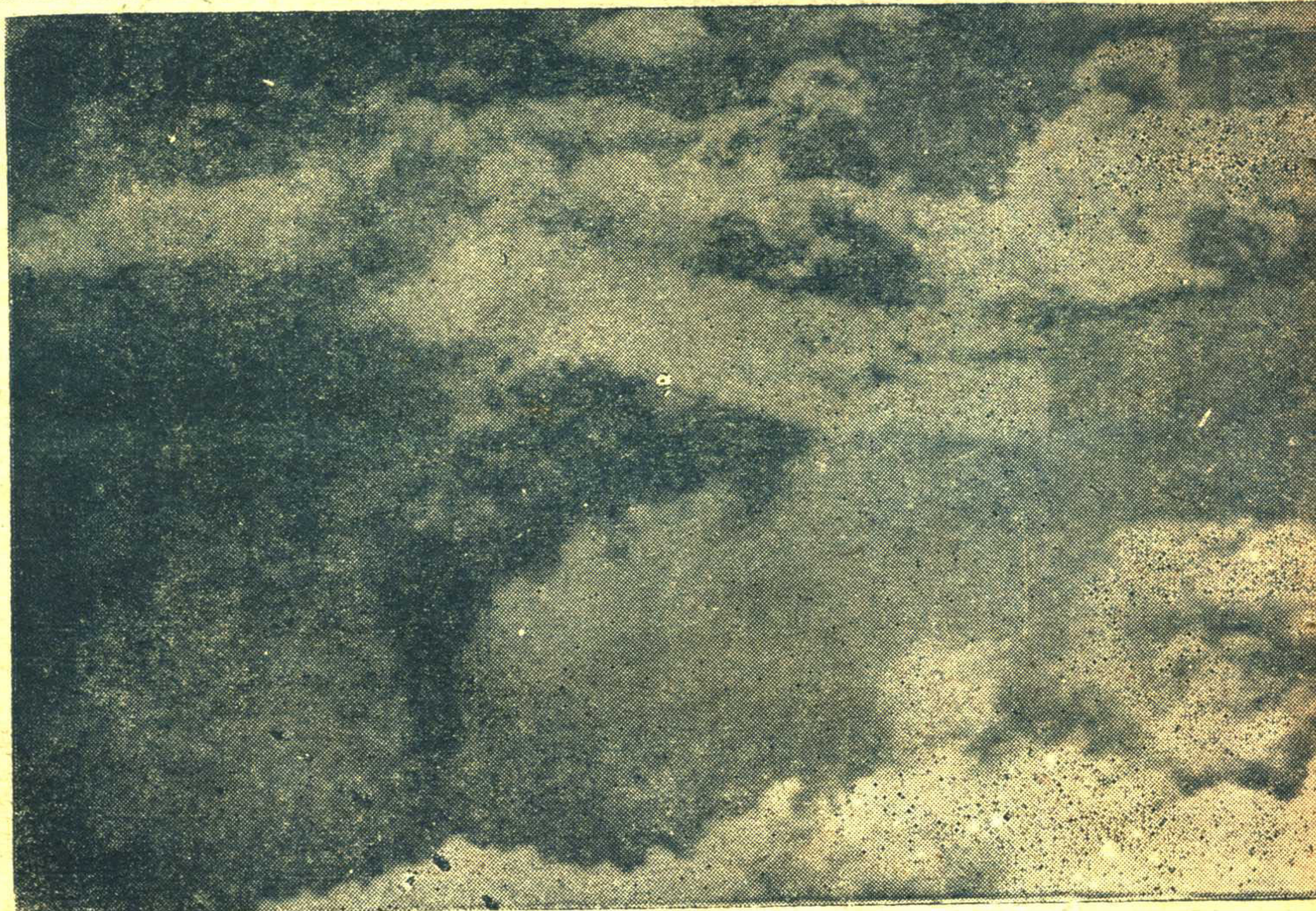
水 墨 洋 太 弄 高

具 文 大 各
 售 均 店 商

所 作 製 水 墨 洋 太



敵島煙瀰漫



敵英美專恃平日所宣稱的優越物資，胆敢冒昧向太平洋進襲，結果犧牲了大量兵員和艦機，僅僅佔領幾個小島，無疑的，我們相信，敵美愈是接近日本本土，愈是容易遭遇崩潰的結局。因為日本全體國民都具備着玉碎精神，決不使敵英美漏網逃跑的。日本每個飛行戰士，常常不避艱險，奮勇直前，專往敵陣轟擊，當然會使敵人受到極大的損失了。我們常在報紙上看到敵美慘敗的結果，軍艦擊沉若干，航空母艦擊破若干等等，這都是日本空軍的勳績！

強効 福樂片

高單位維他命B₂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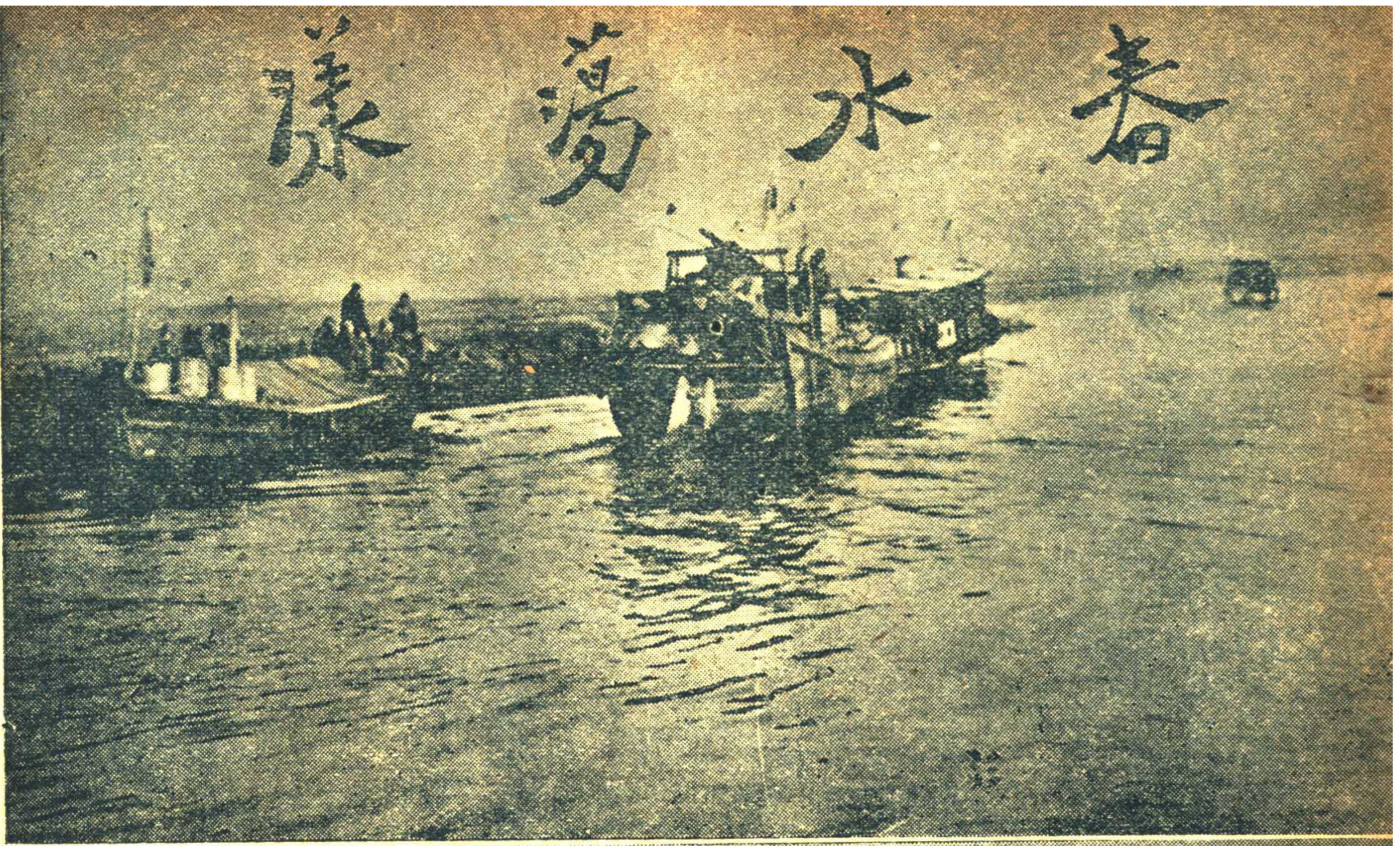
乳幼兒發育
酒害・糖害
夜盲症
各種皮膚病
疲勞恢復

新 蕪 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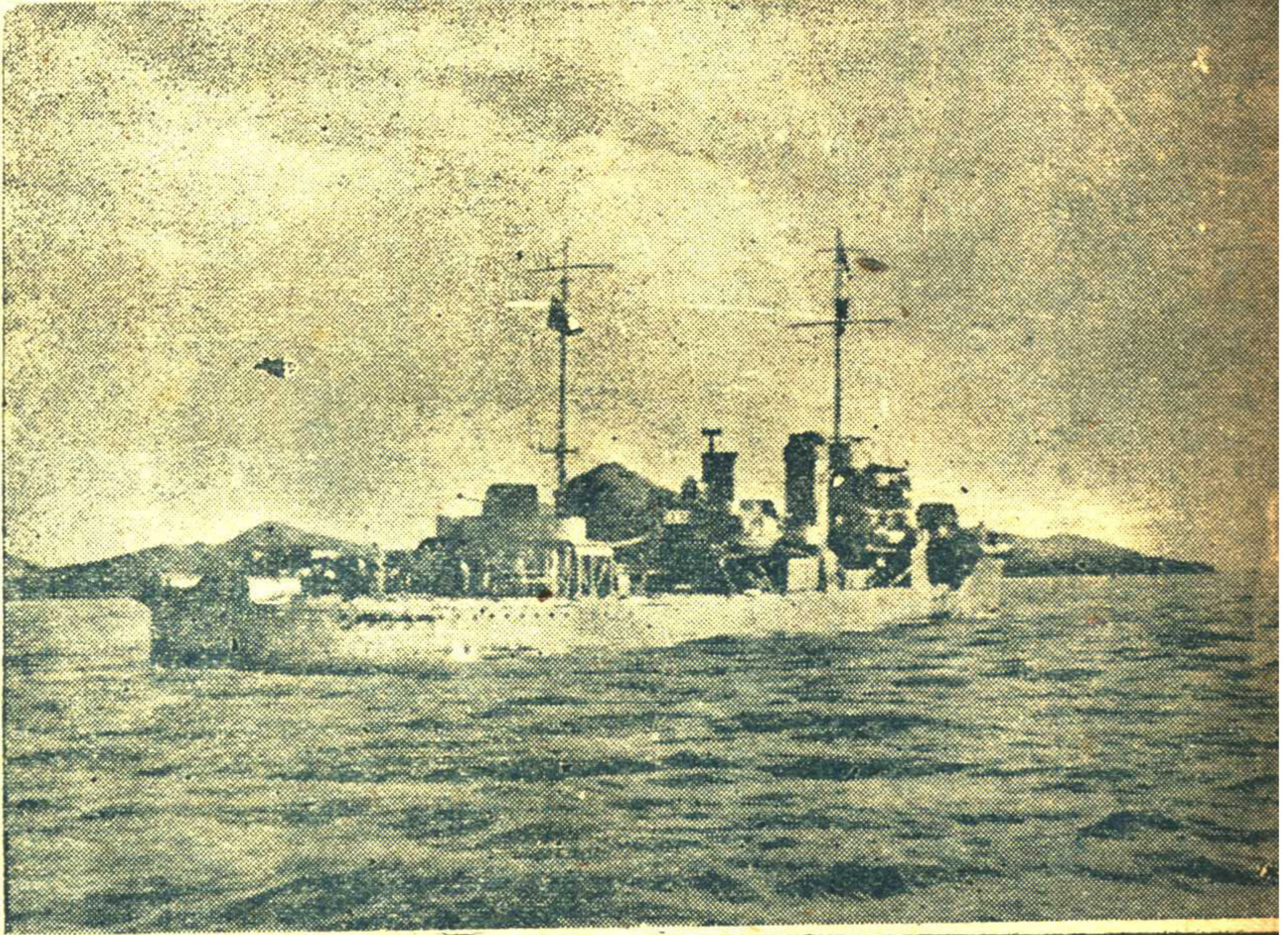
健安鈣片

患諸性核結 發育障礙
期授及娠妊 質病腺發

春水蕩漾



景物明媚的暮春時節，大地上早已滿呈着蓬勃活潑的現象；當然，人們在生活方面也經展示着一種活潑潑地的新姿態了。關於平原上的生活情形，我們是經常習見的。因此，在這裏



（左上）當然，在今日之下，貨物運輸，對於戰爭方面和民生方面，都有很大的意義，而是絕對缺不了的。大輪船停泊着江岸畔，這並不是偷懶，而正是等待拖船上所載的貨物起卸完了後，再駛向遙遠的地方，務必盡了戰時運輸的責任。

（左下）誰都知道，戰爭是一種極大的消耗，因此，民間日常的生產是不容停息的。捕魚似乎是一種有興趣的生產工作吧，靜靜地，屹然站在船頭上，運用敏捷的手腕，撒網水裏，捕捉魚蝦，表面看來這好像並不什麼艱難的；其實，這正需要極大的忍耐，和嫺熟的技巧，才能捕得多量的魚蝦呢。由於捕魚的這個鏡頭，會使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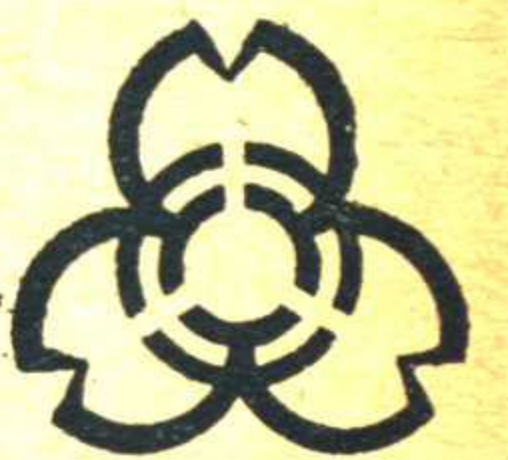
祝還都五週年

哈 利 巴 軟膏

田 邊 藥 廠



新 發 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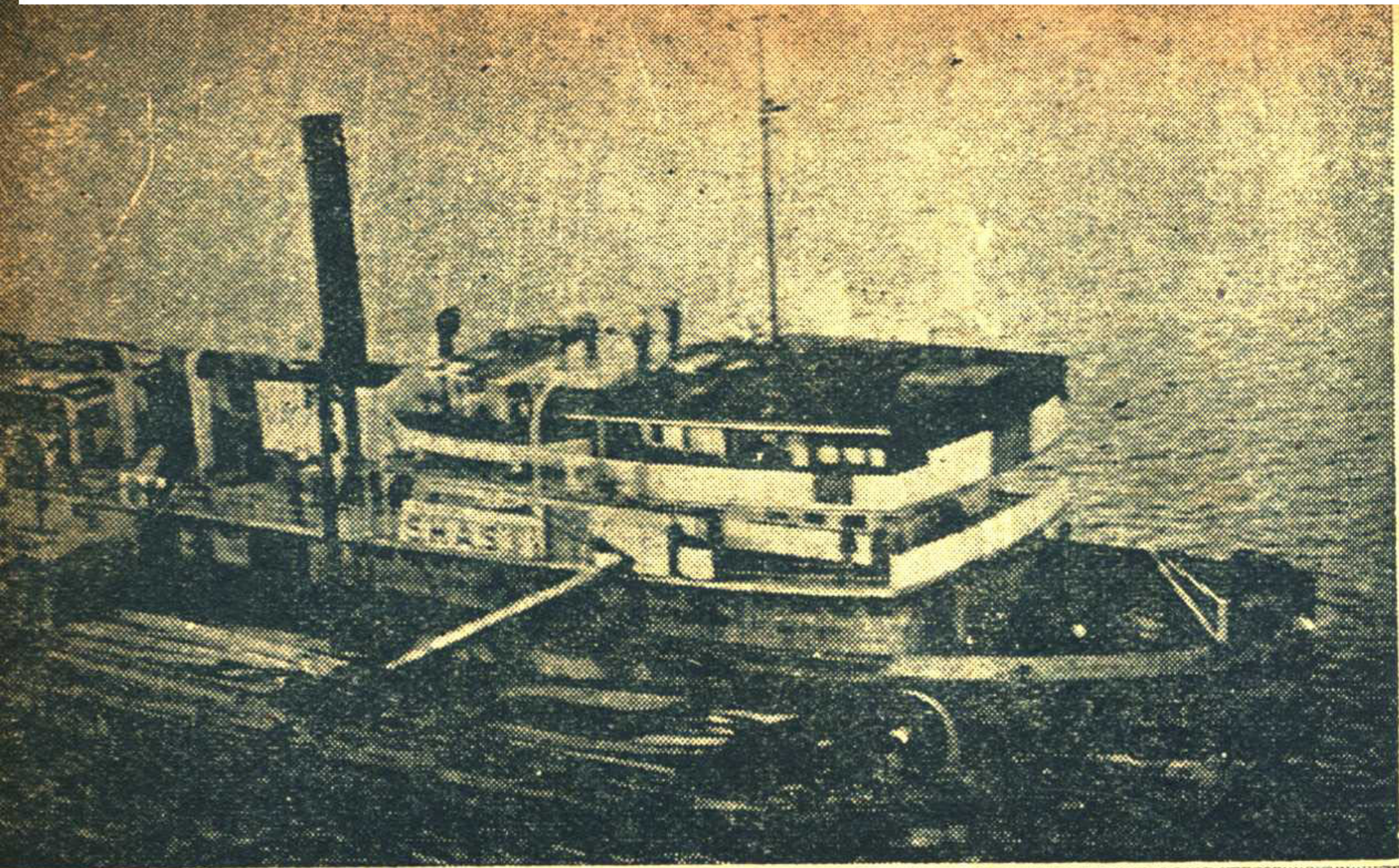
克 司 命 片

止 痢 瀉 整 腸 特 效 藥

上 海 參 天 堂 株 式 會 社

上 海 江 西 路 四 五 一 號

ヨクキクニツポンノクスリ



頗興趣的。因此，在這裏
 本地揭露了數幅關於水上生涯的畫面，雖
 是屬於零碎的片段，而也足夠使久居都市
 裏的讀眾一開眼界吧。
 (右上)在惠風和暢的晴空下，駛着汽
 艇也好，掌着木船也好，緩緩地蕩漾在春
 水微波中，似乎永不會遇着大浪濤的衝擊
 ，暴風雨的進擊，這些人心頭好像祇有舒
 快和平，無憂無慮的。這種詩樣的生活是
 多麼使人欣羨啊！
 (右下)然而，時代的現實教大東亞民
 族不要不急起作防禦戰的了。當今敵美艦
 隊已的太平洋進擊時候，我們軍艦行駛在
 海面，監視敵踪，這是必然的準備。



的魚艇呢。由於捕魚的這個鏡頭，會使我
 們記起中國一則民間故事，姜太公釣魚來
 了。同時，現在每個東亞人民，更須追效
 姜太公匡周攘敵的精神，一致起來從事撲
 滅英美，保衛東亞！

國民政府慶

小兒良藥  義育強化

樋屋奇應丸

能除小兒百病
保嬰四季平安

中國發行處

樋屋大藥廠

ヨクキク ニツポンノクスリ

細菌性腸胃疾患特效治療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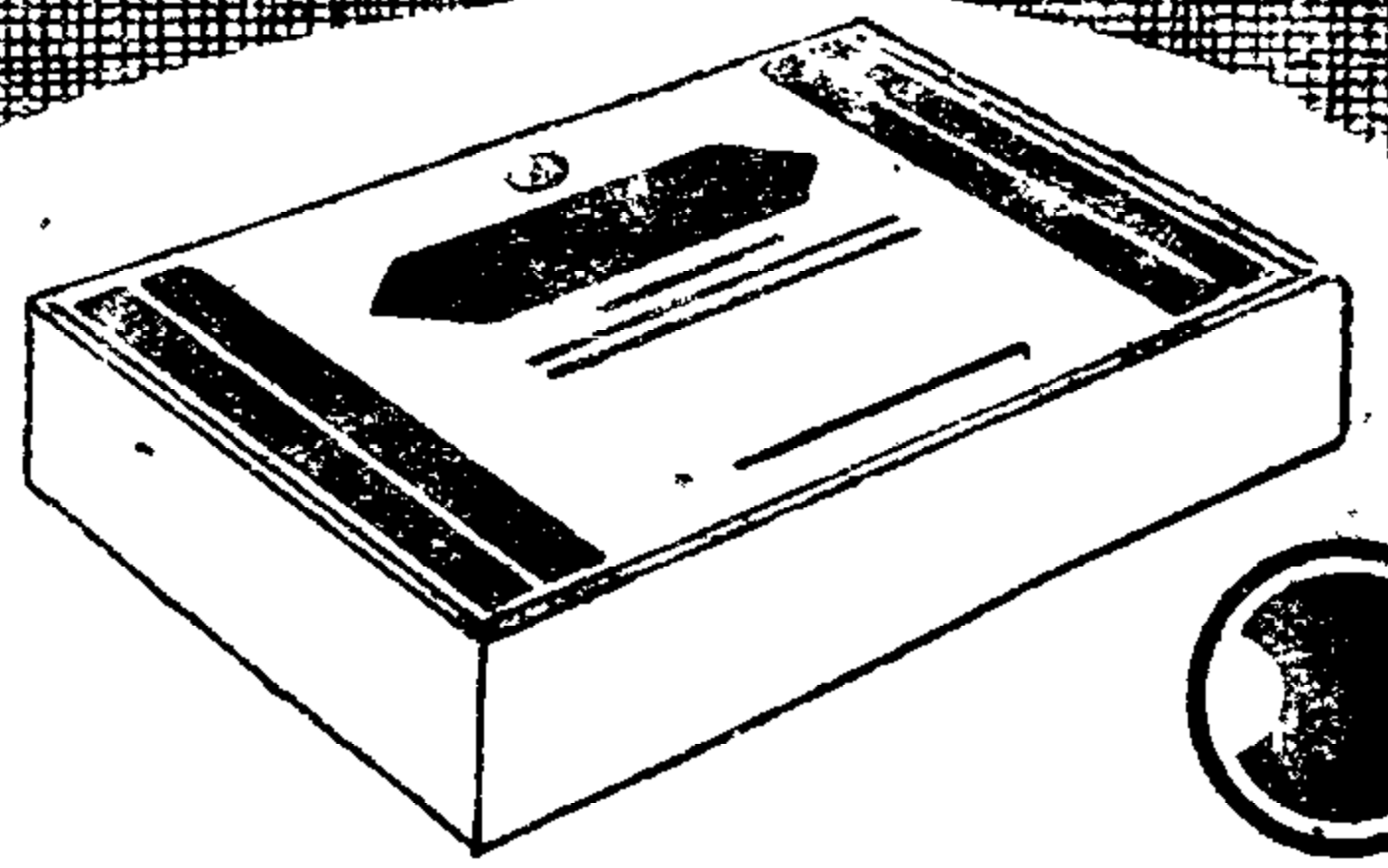
刻來安片

健胃整腸 腸室扶斯 防痢止痢
幫助消化 排除積食於小兒最宜



黒田大藥廠

B1



強勁維他命

B1 注射液

新巴拉努妥林



家家必備

新發賣皮膚病聖藥

公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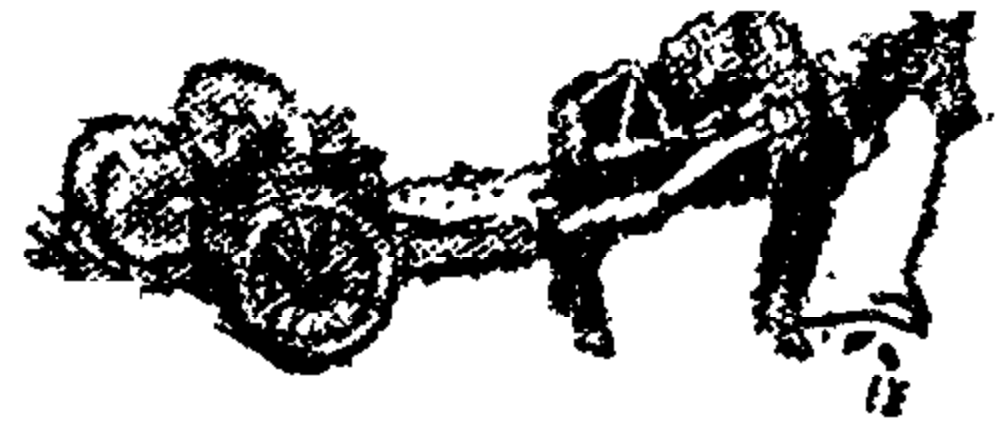
治雨命軟膏

劑療治患疾膚皮性膿化・性菌細

- 傷切傷火・脹腫性惡・瘡面・疹濕・瘍潰傷創性膿化
- 症諸性毒淋瘡褥・疹疱膿・傷擦
- 腫粒麥・炎險眼・疹橫・疔下合混性硬性軟病性四第

適應症

司公亞東・所行發總・廠藥製大公淵鐘・製監



獻給海保青年

穆山

海保青年諸君：

海保青年團的組織，到今天已歷三年頭，諸位在過去三年中，在服務精神上，在工作表現上，都已經盡過最大努力，而樹立起良好規範，留下了光榮紀錄，這是十分欣慰而愉快的，在這裏，我謹以私人的立場，向諸位表示最大敬意；同時，更乘此機會，代表諸位向最高領導者久保寺德次先生致謝！

本來，海保青年團是以「集合地方有為青年，在確立大東亞共榮圈之共同目標下，施以最嚴格之組訓，具有刻苦耐勞勇猛精進之精神，在德智體羣美五育上，人人得有平衡之訓練，於訓練中增進國民力量，於組織中集結國民力量，以負起本位之責任，而完成復興中華保衛東亞之偉大使命為宗旨的。因此，在訓練上，乃以新國民運動綱要為準繩，分爲精神訓練，思想訓練，體力訓練，生活訓練，品格修養及勞動服務六項，這是諸位在過去所共同理解而服膺的，實毋容再說的了。

現階段的戰局，日益苛烈，敵美侵略

大陸的野心，也日益暴露，爲此，我們青年所負的使命和責任，也愈益重大，在服務上，在訓練上，都要有新的認識，以求適合新環境的需要，換句話說，就是每個青年必須認識本身所負使命的重大，尤要堅定其信仰，以向與華保亞的偉大目標邁進。爲要達成這偉大目標，我們必須實踐下列的各項：

第一爲肅正思想 青年在緊急而困難的時期，因爲找不到正當出路，往往陷入於苦悶的境地，尤其是思想上誤入歧途。在現在，有些人不免誤認共產主義爲唯一出路，有些人依然殘存着依賴英美的思想。這些都是重大的錯誤。所以每個青年必須先肅正其思想，而後才能尋覓到正當的出路，此其一。

其次爲建設心理 有了正確的思想，而後可有健全的心理。在這過渡時代，有許多青年不僅容易造成思想的危險，尤其在心理上更存在着重大的錯誤。我常常聽到一種論調，以爲戰局馬上就可獲得最後解決，甚至有些人在內心上認爲美國和重慶在最後必獲勝利，這是一種普遍而嚴重的心理上的錯誤，固然極需徹底的改正，而在積極方面，尤當要建設起與華保亞最後必勝的心理來，那是青年們在今天所要注意者二。

第三爲忠誠服務 原來服務是人類的天職，不論什麼人，必須盡其才能，出其智力，以貢獻於社會國家。我海軍保甲青年的服務範圍，隨着時代的進展和需要，日益擴展，故今後的工作，不僅是加多，而且更重要。本來諸位是由各種不同份子構成的，各有其本身的職務，諸位在本身職務上，固然要盡其應盡的職責，特別是爲公共服務的這一目標下

，尤當在新的指導方針和新的工作計劃下，忠實誠懇的去實踐。最後爲加緊訓練 人類是在不斷地訓練中，何況我們青年，何況這大時代中的青年？因爲健全的精神，富於健全的肉體，必須有健全的身體，才能做得出事業，這是在身體方面必須加緊訓練的原因。從前蔡元培先生說：現代學生，要有三個基本的條件，第一是獅子樣的敏捷，第二是獅子樣的體力，第三是駱駝般的精神，才配做現代的學生。我以為青年也該具有這三個基本條件，才配做巨大時代下的青年。因此，我們必須加緊訓練，以求適合現階段的新需要！以上四項，僅舉其大略，倘然能夠努力去實踐的話，我想海軍保甲青年團的前途將更見光大。在這裏，我謹以至誠貢獻諸位，並祝諸位健康！

(完)

申報月刊

第三卷第三期要目

特輯：大戰現勢與日本(三篇)……諸家	德里蘭。雅爾達。舊金山……左行
美國經濟之新趨勢……焱海	美國罷工內幕……弗洛斯基
戰時蘇聯的對內政策……森正威	蘇聯的戰時生活……吉譯
巴爾幹諸國滄桑錄……俞林	千載遺恨(讀史隨筆)……樊仲雲
古代中國文藝批評方法論……楊晉雄	記小托爾斯泰及其近作……拱朝

大破壞後出版界的新傾向……壽清	「好癖」與集郵法(集郵談片之三)張大公
人間生趣……武者小路實篤	人生的溫暖味……林微音
貪污的診斷……未聞	談湖州(散文)……湯雪華
十園長短句(續稿)……陳寥士	春山漫步(小品)……深田允彌
黃袍與枉斧(歷史小說)……仲玉	劇評·影評等……諸家
時事一月·大事日誌……申報年鑑室	

上海申報館發行 漢口路三〇九號



作者與惡魔

武未 著
路明 譯
實明 譯
（上）

作者：「那一定是謊話，所以我
不怕。」

惡魔：這裏有一個瘋子，窺探
着你，要你底性命，你
也不怕嗎？

作者：我想這裏並沒有這樣的
瘋子。

惡魔：也許有呢。人底性命是
很容易摧殘的。

作者：那是誰也知道的。

惡魔：那不可怕嗎？

作者：沒有怕的必要。

惡魔：到底人是什麼？

作者：你看是什麼就是什麼。
是獸子嗎？

作者：也是獸子，也是聰明的
。

惡魔：我沒有遇見過聰明的人
。

作者：那是因為你自己是獸子
。

惡魔：若說我是獸子，這就證
明你是獸子。

作者：那也許是對的。我有時
候也覺得自己或者是獸
子。

惡魔：若是時常作這樣的想頭
，我倒佩服你；可是有
時候覺得沒有人比自己
更偉大的是誰？

作者：那就是獸的地方。現在
我覺得：世間人以爲別
人都比自己獸，那就是
因爲自己獸。自誇自滿

就是退步的開始。我是
無論何時都想求進步的
，所以要謙卑，誰底教
訓我都要接受。

惡魔：我底教訓也要接受嗎？

作者：對啦。就是你，我也想
利用利用呢。

惡魔：那末，我們來比個輸贏
吧。

作者：那倒是有趣的事，來吧
。

惡魔：人死了之後怎樣？

作者：那個問題嗎？我想死也
不是可怕的，也不是沒
有意義的。乃是在世間
的任務完了。我想死並
不是終了，而是完成。
在死的人說，乃是生的
解放。

惡魔：死真的不可怕嗎？

作者：死之恐怖是有的。可是
死這個東西在人生並不
是重要的。不能因爲人
會死，就以爲人生是無
意義的。我倒以爲：人
活着的時間很短促，所
以要寶貴時間，要做些
有意義的事情。若說，
人橫直是要死的，便自
暴自棄，這並不是忠實
於人生。因爲人最後是
會死的，所以在活着的
時候更加要努力工作，
這纔是像個人的思想。

惡魔：死了之後，不管怎麼都
行，因爲你自己什麼都
不覺得，不是麼？

作者：雖然，人還有名譽心。
自然有一種本能要想到
死後的事。想要作有意
義的死。先生爲了要救
學生底溺水而死。那個
死是美麗的。自己戰死
而救了朋友底性命。守
護祖國，那是美麗的。
自己一個人犧牲了，而
且救起同伴，或救起軍
艦之沉沒，或防衛祖國
，都是美麗的。那個適
合於造人者底意志。我
們並不是爲自己個人而
活的。爲了別人而犧牲
自己，這不是滅亡自己
，乃是使自己成爲更大
的活用，所以是美麗的
。

惡魔：那末，你也能夠這樣死
嗎？

作者：以不能爲恥。人不願作
無意義之死。在可能範
圍之內，要使自己長久
生存在世上，完成自己
底使命。所以想要在自
己事情做好了之後死去
。但那還是平常時候底
心理。自己死而可以救
助許多人時，或者，自
己死而可以完成更大的

惡魔：怎麼樣？明天就截止囉
，你不可以寫點東西出
來嗎？

作者：現在還不知道。

惡魔：你總是寫了又撕掉，撕
掉了又寫，幹嗎？

作者：那是我平常的習慣。好
像掘井匠掘井一樣。在
井水還未會出來之前，
總是要一直掘下去的。
你是說，明天水會出來
？

作者：會出來的。現在馬上就
會出來呢。我現在感覺
到牠馬上就出來了。一
看見你底臉，我就覺得
可以寫點東西出來了。
大概不是十分了不得的
東西吧。

作者：那也說不定。你若是不
成器，我底工作也會不
成器的。你若真正能
夠使我心血來潮的話，
我底工作便成功了。

惡魔：那末，你是打算要戰勝
我了？

作者：當然咯，你是爲了輸給
我而存在的。

惡魔：你知道你自己底未來嗎
？

作者：不知道呢。

惡魔：要給你底知道嗎？

作者：我不想要知道。

惡魔：你想是可怕的，是嗎？

作者：並不這麼想。

惡魔：倘如我說，馬上就要地
震，你立刻就要死，你
也不怕嗎？

任務時，感覺便不同了，因為那時候的死，比活着更能負起大的使命，這時候的死是勇敢的，美麗的，偉大的。我看過一個德國電影，叫做「最後的中隊」，演一個中隊全員死淨，不留一人，而終於使大隊退到安全的地方，完成其任務。我看了，不以為那個死是無意義的，只覺得其悲壯。日本軍隊中這樣的事實也很多，這可說是光榮的死。我底朋友，平常並不勇敢，可是到了這樣的地方，便不可思議地湧出勇氣來，不以為死是可怕的。那纔是人。年青的海軍航空部隊，在自己身體未成炮灰之前，去襲擊敵艦，救助我方多人底生命，守護自己底軍艦，保衛祖國，安慰陛下之心，這樣的行動死覺得是有光榮的。國民對於這樣的青年感謝，感激，那是富然的。人底生性本來如此。尤其是日本人，以為替陛下，替祖國去死是光榮的。日本底大任務，就是有解放

亞細亞的使命，就這一點說，這意氣也是當然的。否則日本該已經亡了。因着日本底意氣，亞細亞得站立起來，那是可讚美的。你從前不是個和平主義者嗎？

我當然愛和平。熱烈地愛。然而我不願意被白人當做奴隸看。所以，要使他們退縮到該退縮的地方，這戰爭是我所讚美的。亞細亞並不是要受歐美支配才能進步的地方。

這個問題姑且說到這裏為止，現在請裁判一下你自己吧。

你有裁判力嗎？

若是沒有，又怎樣呢？

那末，就儘你所能夠裁判的來裁判好了。

你是有弄文學價值的人嗎？你有自信嗎？你知道嗎？

我底作品底價值，不願自己決定。後世就是忘記我也好，願把價值有無問題委託給後世。自己對於自己底事不能滿意。但也不是不滿意。現在還沒有什麼大問題

。在我底臉上，我一點自信也沒有。可是我也不以為恥。也許是因為我再也不能變化了，對於這個定命只好滿足。你底臉，若是居心好了就更成了精神的臉，但你又不否定肉，和肉妥協，所以你底臉不能中途發光。

我也不想發光。我不怕自己是個俗人；只怕自己使別人不幸，使別人冤枉。我讚美自己有肉體。我不想做個單單屬靈的人。

所以你也聽我所說的話。

也並不特別想聽你所說的話。你也是生命底一個表現。

你無論何時都能肯定人生嗎？

自然也有不能肯定的時候。但是越過了山頂，接近死時，從人生中解放出去的瞬間裏，我要一面讚美人生，一面又讚美死。我所懼怕的是肉體底苦痛，精神上的困難，死底恐怖，可是死有更大的力量。在可以活的時候我要活。但當潛進死之門時，我希望

能夠肯定生，能夠道謝而去死。人生就是這樣的。

怎樣？

我看見嬰兒快活的樣子，就想人底心在死時也有這樣美的樣子。但是現在覺得苦惱也是不得已的。人很難快樂地去死。

你以為那是不幸嗎？

到了那時候，要輪給你說不定。可是終於得勝也未可知。你是最巧於乘人之虛的，善於抓住人底不完全處。但是不完全並不是人底最後。

你還未曾確實知道人底不完全處。所以不能證明人底最後是怎樣地不完全。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話我想是真的。死人死時不傷此世，而祝福此世，這樣健全的人是有的。

你仍舊還是個樂天家呢。

人若是健全的

純正疏份亞密度劑



特靈伯爾

上海法路四二一號

話，該是個樂天者。不如說：人若是愚笨的話……

我們所最尊敬的人就是樂天者。

可是他們不像你這樣馬虎，這樣安詳。知道今世罪惡底可怕。他們教人反省。不像你單只慫恿人家。他們真正知道可怕的事情之可怕。能夠區別惡種子和善種子。所以我怕他們。到了這裏，你卻好像是我的朋友。你不知道我底可怕，我也不知道你底可怕。

(待續)



勉人坐在靠壁的軟椅子上，數着舞池裏往復來去的一雙一雙鞋子：尖頭的，烏黑光亮的；銀灰的，閃着螢火虫的微芒。但勉人的四周只是一圈空白，連他的狗也被鎖進了衣帽間去了。他聽着歌，也背着歌，引起了創傷的隱痛；一個被稱為「尤物」的安琪兒的影子，越過在

晚上，又顛倒地換了樣：變成「白兔」的旁邊也少了那件「障礙物」了。星期日的夜本來往往不及星期六狂熱，樂台上奏起那首「尤物」，聽的人寥寥，舞的人也寥寥，一種蕭條之感正如室外的秋天。有些人最怕見的便是這種零落落落的氣象，也最容易使人觸景生情；就像勉人所注視着的，那個裹在白色絲織品裏的蛇樣的身體，正伏在冷硬的臺子上，背好像跟着音樂的節拍在激烈地抽動着，黑的頭髮起伏在臺面，似原野上的輕煙一樣……

黃勉人的身上有個創痕，心上有個創傷。身上的創傷大家都看得見——他的右耳朶上缺了一隻角，像石膏模型偶然被人撞破了。可是心上的創傷便沒有人看見，也沒有人知道，知道的只有他自己。

他板煙的濃霧裏。座上沒有一個女人及得上那安琪兒的一半……一個「尤物」。七年以前，勉人從來沒有帶過他的狗，可是他打着獵。他獵取了那個尤物：蛇樣的身材，瓜子臉，乳色的臉頰似乎缺乏脂粉，却是象牙的雕刻品。她穿着拖到腳跟頭的雪白的衣裳，似浴在夜月光裏的白兔子。有時在白兔子的旁邊多了個「打獵」的「障礙物」：一位胖胖的，狹窄的禮服包不住圓渾的大肚皮，頭髮已經有點花白的男人。

只有洋琴鬼才露出勉強的興奮，只有黃勉人才露出真實的興奮。他見見她後來竟昏沉沉地睡去了，因此便替他做了一夜的義務保護人。直到樂台上奏起最後一只曲子的時候，他忍不住走到她的面前，用指難彈了好幾下臺子的玻璃面。她突然抬起頭來，紅腫的眼睛仍不失為一種凜然的寒冷，她望着這個「面熟的陌生人」，似乎有點吃驚的樣子。

不過一點也不覺得奇怪，反而很同情你……如果我可以用同情你的話。」勉人說到了「單獨」兩個字。語氣更其加重了些，並且故意狡猾地看了她一眼。

友

他醉眼迷惘地推着夜總會旋門，門在旋，他人在旋。也許別人要問起他為什麼老是孤單單的一個子？牽着他那隻雄壯的，生着一身棕色毛的狗。不明白的更疑心他是打獵專家。或者從前他曾打過獵，但是現在一切都與他疏遠了——除了酒是他的知己。一年一年，一個月一個月，他的嘴吧緊閉着，兩條細長的鬍鬚很挺，只是沒有一絲笑。

男人的手臂上掛着這個尤物，像掛着一根手杖那麼隨便。勉人時常凝視着他們，好像在研究或分析一種人生的幾何學：年青，仙子般，小巧的，跟垂老，蠢豬般，粗蠻的，兩條不平行的直線碰在一起了。那末，兩條平行的直線將永不會相遇吧？除非是兩條緊緊地貼近，併成了一條！

「太太，天快要亮了。」她嬌嗔地立起來，他的披散的長髮左右飄搖着：「為什麼叫我太太？」「哦，對不起，小姐。我是說，這是最後一隻音樂了。」她彷彿抑住了些怒意，但面孔上依舊留着嚴重：

「想不到你原來也是這裏的僕歐！」「是的，我知道僕歐會來喊醒你，只是我恐怕你有許多不便。至於我，我是從你單獨進來到現在，一直在注意你。」

音樂又奏起那首名叫「尤物」的歌，調子含着辛酸淚，句子裏深藏着真誠，歌手也跟着唱起來：

「人雖尊你為尤物，却隨時把你丟棄。我要永遠喚作你——我唯一的安琪兒！」

「那末我替你去叫輛出差汽車吧！」勉人走向電話間去，又被她喚了回來

「我沒有穿大衣呢。」「那不成……你自己有車子？」「你看我太高貴了！」她不禁笑了起來。

「人雖尊你為尤物，却隨時把你丟棄。我要永遠喚作你——我唯一的安琪兒！」

「那末我替你去叫輛出差汽車吧！」勉人走向電話間去，又被她喚了回來

「我沒有穿大衣呢。」「那不成……你自己有車子？」「你看我太高貴了！」她不禁笑了起來。

「那末我替你去叫輛出差汽車吧！」勉人走向電話間去，又被她喚了回來



痲病，盜汗，治毒劑

蘇苦那

大已那效最練抗各救活佳及救
蘇經即成新而病種，尤併又
苦應大分科成作癆其用對原
自藥用蘇，學，方有，俱與之於且
，中乃法發，對，良一，時盜有
古蘇之利提菌於於良愛更汗得

總發行所重松大藥房
上海崑山路一二八號



「這我想也是僕歐份內的事吧？」
她一面說，一面掏出小鏡子在整理她的臉容，

汽車來了以後，勉人笑着道：
「我幾乎做了兩次僕歐，現在我想升一級，做你的保鏢怎樣？」

「一個穿着燕尾服的保鏢，多闊氣，也好，假使你高興。」
汽車在一條漫長的馬路的盡頭停下。

太陽剛升起，低得很，看起來還是矗立在前面的公寓要比它高許多。
她住的却並不高，在二層樓，小小的兩間。她請他在外間坐下後，問他道：

「你不要不要喝一點酒？」
不待勉人同意，她便走向五層廚的前面去倒酒。然而她忽然停住了，舉起了右手在嘴裏緊咬着，臉色也變了。她似乎

是臨時改變了動作，慢慢地取下了掛在五層廚上面的鏡架。鏡架裏的照片勉人看得很清楚：胖胖的，頭髮已經有點花白，只是沒有攝着那個大肚皮。

「怎麼？不掛了？」
「是的，不掛了。」
「他是誰？」
「你爲什麼一定要問呢？」

「他會到這裏來嗎？」
「不來了，永遠不來了。哦，不錯，你要喝酒嗎？」

她又回轉身去，開着酒瓶的蓋。
勉人發現她的南方口音中帶着北京腔，於是又問：

「你是北方人嗎？」
「啊！」她睜大了眼，看着勉人，把正在傾到注酒杯裏去的酒放下了說：

「你是審判官不成嗎？我頂恨人家查三問四的。我們還是頭一次談話，曉得麼？你太不客氣了！現在我想請你出去，因爲我疲倦得很！」

她跑進了臥室裏去，把門碰上了。但隔不上二三分鐘又開了門，探出半個穿着寢衣的身子，帶笑着道：

「哦！你還是坐在這兒？並沒有生氣嗎？你呆着想些什麼呢？」

「我在想一個幾何題目。」
「一個幾何題目！發瘋了！你這人看是好玩得很。可惜我現在的局提不起精神來跟你學什麼幾何。我直的疲倦極了。不過當我不疲倦的時候，到是很高興和你談談呢！現在我要睡了，下次再會吧！」

她又碰上了房門。
人們所有的原是長長的日子。在此後的日子中，她並不覺得疲倦，也可以說是從此不疲倦了。勉人後來知道她的實在太多；他知道她有個雅麗的名字叫「蕾萱」，今年二十二歲，却有着豐富的人生經驗。她並且的確是北方人，生長在青島，一生下來母親便死去，父親是個大軍閥手下的小軍閥，但是在某一次內戰中也棄世而去了。

父親遺下了她這個孤女，重托給了一位朋友照顧她，這朋友叫許光達，便是那位胖胖的老紳士。是的，一個父親的朋友！後來又怎樣呢？後來又似乎擾不清楚了。

但勉人很想搞清楚這個問題。有一天深秋的傍晚，勉人又到蕾萱那裏作客，蕾萱靠在陽台上剝栗子，也剝着請客人吃。他問她：

「那張移下來的照片呢？」
「蒙起來了……問些什麼！」
「可是我真不懂，對於一個死去朋友的女兒，他既用另外一種恣態來照顧，最後又這樣不聲不響地去了！你不恨他嗎？」

「我不恨他——可是我恨你。」蕾萱



一個銀行家佔有了一個舉目無親的弱女罷了。但有時即使是最有權威的大總統也怕他的太太——便像這位銀行家的太太就有一個強有力的哥哥，他把以他的妹夫一舉成名，也同樣可以使他立刻傾倒下來。一堆金子在一個男人的前面有時也重於愛情，更何況許光達對於她根本是慾望的暢達而已。

故事便這樣完了。勉人却又浸在沉思中。蕾萱見他不說話，便問道：

「怎樣？還不詳細嗎？」
「不。我又在想着那個幾何題目。」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你這個怪物！」

勉人喝完了最後一口咖啡，他們便跑出了餐館，在黃昏的馬路上並肩走着。

剝出了一個壞栗子，放在鐵欄杆上指着它道：

「我恨你像這個栗子！」
「我就算像這個栗子。現在我請求你告訴得詳細一點，好不好？」

「好的！不過你一定要號客吃夜飯！」

蕾萱說完後，便仰起身子天真地大笑起來。

勉人真的號她吃夜飯。她便告訴了這個故事的全部。其實這是平淡無奇的：

「你是北方人嗎？」

「啊！」她睜大了眼，看着勉人，把正在傾到注酒杯裏去的酒放下了說：

淋疾治療藥

健龍錠

總有製藥公司

電話：一三三七七番

BANYU SEIVAKU CO. LTD. Banyu

一個銀行家佔有了一個舉目無親的弱女罷了。但有時即使是最有權威的大總統也怕他的太太——便像這位銀行家的太太就有一個強有力的哥哥，他把以他的妹夫一舉成名，也同樣可以使他立刻傾倒下來。一堆金子在一個男人的前面有時也重於愛情，更何況許光達對於她根本是慾望的暢達而已。

勉人熱烈地向她解釋那個幾何題目，並且用種種方法證明他兩人原是兩條平行的直線。蕭萱聽着，微笑着——是一種初戀的微笑。

這天夜裏，兩條平行的直線合併了。這也許是天堂的夢境，獵人的遭遇，現在都成爲事實。每天勉人工作回來，總要抬頭望望樓上的他的「獵取品」，而蕭萱也必定站在陽台上舉手歡迎他。他們互相都覺得自己是幸福的。從此以後他們便絕對禁止各人到夜總會去，因爲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總會」。他們也有秋天的栗子，冬天的太陽，勉人常常會打趣地說：

「看啊！蕭萱，老頭子來了，他在馬路上望着你的臥室呢！」
蕭萱便會從沙發裏跳起來，怒氣十足地對着勉人：

「你再說！你再說說看！」
但是有時候蕭萱也會俏皮地回答道：
「哦，真的嗎？他的手裏還拿着槍，是不是？他瞄準着你了！」

他們所指的那個「老頭子」其實是不會來了，正如蕭萱所說的：「永遠不來了。」勉人說這種趣話是他自己在虛心——他知道他年青，熱情，有真正的愛，然而他缺乏實生活的應付力。尤其要他去供給一個嬌生慣養的女子所滿足的生活，年輕人大都不及一個老頭子。

但世界上多的是花不完金錢的老頭子！有一天上午，氣候已經由隆冬而早春了，蕭萱翻開她的衣櫥，檢點自己的跟勉人的衣服，她覺得她又應該添製一點春衣了，因爲有的都嫌老式，有的簡直

是破舊不堪。況且她要添辦的還不單是衣服，其他零零碎碎的東西委實太多。她想父親留給她的只是個空的惡名，她以前剩下的錢也將近完了，又不能向勉人多拿，即使要拿勉人也沒有更多的錢——他不過是個海關的辦事員罷了。爲了蕭萱他花的錢也已不少，她覺得真是慚愧。然而當前的問題使她更加焦急，那仍舊是這個字：錢！

忽然有人在彈着房門，她連忙去開了門，門外站着的是個老頭子。但不是許光達而是另外一個——她認識的，這是許光達的朋友，合興企業公司總經理嚴偉生先生。

嚴偉生嘴裏銜着粗大的雪茄，眼睛瞞着兩條縫。蕭萱最討厭的是這張面孔，但嚴偉生老是以這張面孔來對付她。
「費小姐，長久不見了，哈哈！近來好啊！」

嚴偉生本來有很大的架子，在無論何處他是「非請莫入」的，但在這個少女的閨房裏又改變爲「入而非請」了。他一面說，一面自動地跑進來，在外室的沙發裏坐定了。

蕭萱連忙倒退到窗口去，她覺得他的雪茄煙味很難聞，所以要跟他保持相當的距離。距離雖然遠，嚴偉生的獨白仍舊很宏亮：
「我今天來，是受了光達兄的托。」
他的光禿的頭不住地點着，又加上了一句聲明：

「光達兄雖然離開了你，還是非常掛念你，所以托我照顧照顧費小姐。」
「我想我是用不到照顧的了。」

「但是話不是那麼說。所謂人非木石，孰能無情，光達兄……」

「請你不要再提起光達兄好不好？你來有什麼貴幹，也不妨請直說！」
嚴偉生笑了一笑，一點也沒有火氣，慢吞吞地道：

「我是無所供獻於費小姐，也沒有權力來干涉費小姐目前的行動」，他看了看掛在衣架上的幾根勉人的領帶，裝出視若無睹的樣子道：

「不過費小姐假使有什麼困難，我或者可以效一點小勞！」

「困難？」蕭萱在想：「難道他們知道我得這樣詳細嗎？我現在確是有了點困難，那便是錢！錢！錢！」她需要一點錢，因爲錢可以使她自己快樂，也可以使勉人快樂。即使不是爲自己，也應該爲勉人着想……

嚴偉生打斷了她的沉思，笑嘻嘻地拿着帽子，鞠躬向蕭萱道別而去。走到門口他又回過頭來說：

「如果有什麼問題要商量，請到夜總會來找我好了，我每天都在！」

蕭萱望着嚴偉生的背影，把門關上了。忽然她記起了一句近代人的口號：所謂「達到目的以不擇手段爲原則。」嚴偉生是很有錢的，假使她向他借一點錢的話，只不過她的「手段」……「哦，剛才大概還沒有得罪他吧？他有没有生氣吧？」

蕭萱的自尊心與榮心在劇烈地交戰着。晚上勉人回來，蕭萱絕對不提今天上午的事，却另外作了一個謊，她裝得特

別溫柔地向他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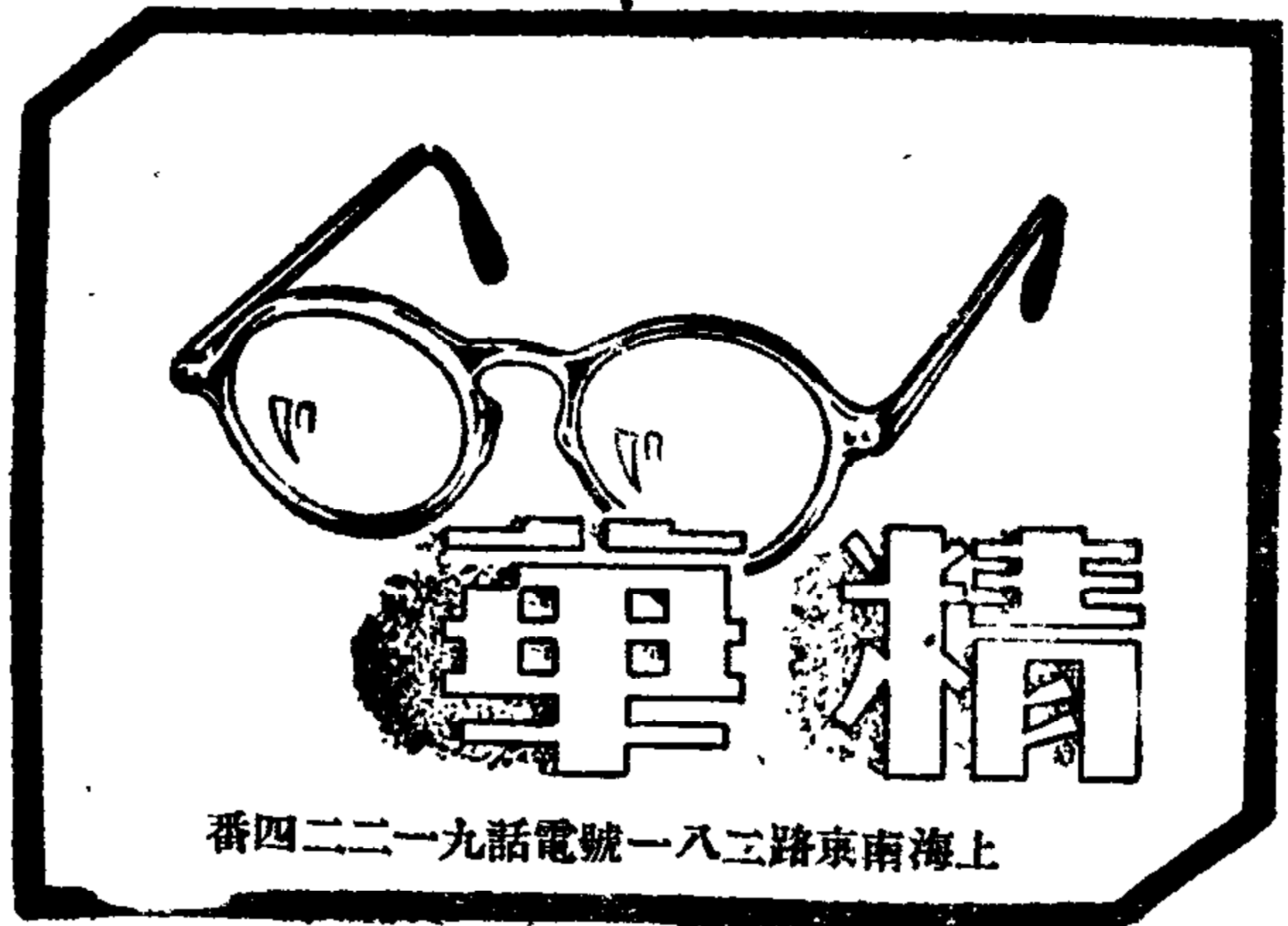
「勉人，你覺得我對於你是個拖累，是個極大的負責麼？」

勉人驚疑地看着她：
「你怎麼會這樣想？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呢？爲了你，我是抱有犧牲的決心的。」

「現在不是講肉麻話的時候呀！勉人！我自己覺得花費得太多了，將來更無法彌補，也許要連累到你，所以我也已經謀得了一個職業了。」

「一個職業？你才真發瘋了！現在有什麼好的女子職業？即使有，你也不能習慣也是個問題呢！」

「你知道我會唸過文學系的，所以我預備在一家雜誌的編輯部擔任一點工作



，不過工作的時間是在晚上，但也並不是天天去。勉人，你可以允許嗎？我每晚一定儘可能地午回來的。反正我們吃公寓的包飯，對你並沒有障礙吧？」

「但是我不贊成！」

「但是你仔細想想，浩大的花費，來源在那裏呢？你要是希望我們永遠無憂無慮地在一起，便只有這個辦法，除非你不這麼希望着。」她深恐勉人氣惱，所以後面又拖了一句：

「雖然我知道你的力量也已經不小了。」

此後，勉人回來的時候，也不常看見他的「獵取品」在陽台上招手了。有時蕭萱也休息着不去「辦公」，他們可以高高興興地在一起吃晚飯。只是蕭萱依舊堅持着一個信條：絕對禁止各人到夜總會去。勉人也恨「明白」這點——他是自以為明白的，恐怕蕭萱又要「觸景生情」。所以當蕭萱出去的時候，勉人總是待在家裏，讓板煙的濃霧佔據了整個小小的臥房，又讓板煙的濃霧穿過了甜密，安靜，悠悠的歲月。

在良心上蕭萱很對不起勉人，因為暗底裏破壞這「信條」的是她自己，她因此加倍地奉承着勉人，使勉人覺得很奇怪：他覺得自從蕭萱有了職業以後，相反地更加柔順了，更加和馴了。勉人認為這是理想的生活，蕭萱也覺得這是理想的生活。她用旋在一個老頭子和一個青年之間，圓滑得很，沒有一絲兒磨擦。

第二年的春天又到了。誰曉得磨擦是終究開始的，一開始便不可收拾！春天

本是「惱人」的季節，它會使青年人瘋狂，也會使老年人放縱——這兩種現象在蕭萱是統統都體會到了。她雖然看着嚴偉生的兩條眼縫很覺討厭，但是爲了勉人與她的前途，她又在做着天國的美夢：明天是她的生日，她應該大大的歡樂一番，她也要使家裏多增加一點有用的東西，她更預備在勉人的春假裏去旅行一次。總之現在她

需要一筆更大的現款。她要使勉人驟然吃了一驚，到那個時候，她會告訴他，她一方面也在做股票啦！

可是今天嚴偉生的回答很出意外：「這個數目？不算多。但你有什麼用途呢？」

「我想做一點生意。」

「做生意？不見得吧？並且做生意這數目也不夠本，我想：可以當然是可以的，不過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一個關於交換方面的條件。」

「交換？」

「你自己想想：這許多日子，我供給你的錢也不少了，却不是你獨個人在應用，我是已經忍氣吞聲了好久了。我會這樣傻嗎？試問我在你這裏到手些什麼

？所以我要請你把我那小子的地位來個交換！」

這幾句話或者是嚴偉生的「由衷之言」，但蕭萱認爲是個極大的侮辱，她氣得口吃地道：

「你，你供給我的錢！這是什麼話？這，這是我向你借的，我可以還給你！」

「還給我？那當然再好也沒有了。近來手頭緊得很，希望你早一點籌劃來吧！」

蕭萱驟然立了起來，頭也不回地走出去了。嚴偉生也並不喚住她。她受着這樣大的委曲，忽忽回到家裏去，預備倒在勉人的懷裏痛哭一場，希望勉人能夠給她一點安慰。然而這又是一個意外：她看見勉人的眼與臉顯出一抹緋紅，

他歪歪斜斜地從床上站起來，向她格格地擰笑着，手裏拿着一張紙條，當着蕭萱的面高聲朗誦道：

「蕭萱小姐雅次：三日不見，如隔三秋，今日仍於夜總會恭候尊駕望勿失約是幸——嚴偉生頓首。」

接着是一連串的連笑，却沒有一句話

。蕭萱的心裏反而更加難過，她情願他



用惡言來罵她，用手來打她，或者甚至於殺死了她，她也許可以比較痛快些。並且經驗告訴她：辨白也是多餘的事，她因此只好默默地倒下床去，輕輕地抽咽起來。

隔了不久，勉人終於開口了：「哭什麼？想用眼淚來征服我嗎？我幾乎爲你的眼淚上了大當。現在請你省省，留着去征服你的嚴先生吧！」

接着又是一連串的狂笑。笑聲停止後，他正經地板起面孔，拿着帽子和外套說：「我走了，本來我早已走了，因爲恐怕有做賊的嫌疑，所以現在，我堂堂地

病房設備完全
空氣清涼
特關經濟產科

蓬萊醫院

南蓬萊路三八〇號
電話(二〇)七〇六三一號

許，她覺得不怕也不痛，只是很暢快。可是不久刀又拖出來了，她沒有倒下去。只見勉人把刀尖向他自己的頭上刺去時，蕾萱雖然負了傷，還是用了氣力把他的刀奪了轉來，只不過偶一不慎，把勉人的右耳朶削去一片，「啊！」她又本能地尖叫了一陣，覺得十分惋惜似地。

房門被公寓侍者與一堆擁擠的鄰人推開了。三樓上原是住着一位醫生的，當醫生進來扶着將要倒下去的蕾萱時，蕾萱却雙腳亂嚷着道：

「你們都弄錯了！受傷的不是我，是他！他吃着毒藥呢！快去看他，不要看我！」

蕾萱說過後，眼前一陣黑暗，便昏過去了。

勉人服過了些消毒和嘔吐的藥水後，雖然很疲倦，可是醫生叮囑地對他說：

「你是不要緊的，現在要留心她。她流血實在太多了，恐怕很危險！」

黎明以前，蕾萱醒了過來，她看見勉人眼睜睜地坐在床沿上，心裏真是說不出的快慰。

「到底他沒有死去呢！」她正在這樣想着的時候，忽然一陣劇烈的疼痛發生在她的肩部，血便像潮水一樣的湧了出來，她極力的忍住了痛，微笑地問勉人道：

「天快要亮了！」

「天快要亮了！記得你第一次對我說的也是這句話呀！」

勉人的淚不住落下。他嗚咽着道：

「蕾萱，請你寬恕了我，我是不存心翻查你的信件的。我買好了一樣禮物，想要在你生日的前夜，給你個意外的快樂，所以我偷着放到你的寢衣袋裏去，誰想得到……」

「你又何必去多心哪！快告訴我買了什麼禮物給我呢？」

「一隻象牙的白兔子。」

「哦！一定美麗極了！我真快樂極了！但是你爲什麼流淚呢？勉人？你看：天已經亮起來了，今天是我生日的日子，你應該歡笑呀！勉人，你對我笑一笑，快笑一笑，我一定要知道你也快樂的！」

勉人拚命收住了淚，向她笑了一笑。於是，她又疲倦了，閉上了她的眼——永遠地閉上了。

直到如今，一年一年，一個月一個月，勉人身上的是個創痕，心上的還是個創傷。他心上的創傷至今沒有治愈——也永遠治不了！

x x x

愛好的熱情而缺乏劇藝的修養，往往亂七八糟的演出，結果是一敗塗地，業餘劇團份子複雜，各學校學生，好出風頭的小開，及借題吃豆腐的劇棍，雖然也有赤誠的份子，正因為並不多，在失敗太多了的緣故，客觀地批評起來，也彌補不了。

再提起他們的組織，以社長，劇務，總務爲主體，其餘如演員及技術人才都是東拉西扯，資本方面，過去是一萬或二萬就可以打起場面來，現在就不成了。非三十萬元以上是非想開始工作的。

所以，目前已不能立足而解散了！如華青，青春，力行，藝鐘，曉鐘，忠藝，駱駝，芳華，中庸，電華等主持其事者有趙軻，張培均，君碩，徐忠，鮑華，徐震，張明瞻，王植波等，演員有陳麗珊，徐淑琴，蕾敏，雷麥，陳麗儀，譚茜，奚爾，馬鐵涯，莊美齡等，他們採用的劇本多數是從職業劇團的舊本，如「秋海棠」，「樑上君子」，「四姊妹」，「三千金」，「創作新劇本只有「熱帶夢」，「烟」，及「咖啡姑娘」等三個劇目。

關於演員的演技，不能說是沒有，當然有不少在那裏努力地埋頭苦幹着：我們只要回憶現今成名的藝人來說：這就是鐵般的事實。如石揮，英子，黃河，顧也魯，賀賓，嚴化，碧雲等，那一位不是從業餘劇團而走入職劇的呢！再談到目前正在業劇圈裏苦幹的未

來藝人，筆者看過華青的「秋海棠」，女角蕾敏，對於劇藝的努力態度就不惡於職業演員，當然是很有希望的人物，如青春上演「三千金」中有男角張培均，奚爾馬鐵涯，女角徐淑琴，這幾位都能職而懷着無限前途的，力行劇社在蘭心上演過的「煙」，女角陳麗儀演技的洗練，矯健的身材，純正的舞台語，石揮曾譽陳爲小羅蘭，雖然這是石揮的信口戲語，但筆者仔細的比較一下，陳確和羅蘭有異曲同工之妙，就她的演技來說，她在「煙」中已能使人十分滿意了！如果能給她再進一步的機會，無疑地，她是目前業劇中最有前途的人物了！我們可以這樣承認：一個從事劇藝的人，必需經過多年磨鍊和修養，否則，講演劇真是談何容易。袁牧之先生曾在「晚晏」中有一句話說：「一個不長進的藝人他的沒落是必然的！」千真萬確，一個藝人除了應該永久佔在劇藝上努力之外，其「品行」也應該是他們劇藝成功的要訣，職業劇員如此，業餘劇團的演員更應該注意這一點。未了！筆者最後說一句，「一個劇人的成功與成名是二樁事情，有人雖然現在大名鼎鼎成名了！可是他們的藝術却離開他們的成名太遠了：這是歷史的教訓，要達到成功，只有不斷的向前努力，因爲我們要求演員藝術有不斷的滋長，我們決不信任什麼天才。」



三

英國詩人雪萊有一句名詩：「如果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這真是千古不移的至理名言，現在正是冬天已過，春天接到的時節，秀麗的江南迎着明媚的春光更顯出牠的輕荷秀逸，彷彿一個妙齡女郎在向人微笑，一切都在春光中跳躍，透露出活潑潑的生機。

只有彩鳳的心頭是沒有春天的，她雖然生活在明媚的春光中，可是她的心却充滿了嚴冬的風霜雨雪。她彷彿成了一件沒有靈魂的機械似的，只是聽憑黃老虎的擺佈，現在她是在過着一種錦衣玉食的姨太太生活，比她貧困的少女時代確實要享福舒適得多了，但她反而覺得拘束，不快活，她只有一個希望，也因有這希望維繫住她的心，才使她沒有走上毀滅自己生命的路上去，那就是她表哥馮青萍總有一天會在她面前顯示一個驚奇的神蹟，把過去一切虐害他的人統統除却，並且把自己從火坑裏拯救出去。

她相信這一天終於要來的，她要張着兩眼迎接這一天的到來，這才是她生活中唯一的春光，雖然這一天倘若真的來了以後她自己又將如何對付，使她頗費躊躇，但她也顧不得這許多了，她現在只想使自己的心頭痛快痛快，因為她實在忍受不住黃老虎日常對待她像玩物似的狎褻的舉動，以及那過於頻繁的性的要求。

可是表哥却始終音信全無，好像業已忘記了他在關帝廟裏受虐害的一幕，甚至忘記了她這個人似的。彩鳳有時也會懷疑過：表哥要對王分隊長和黃老虎施行報復，恐怕也只是口頭上的一句空話罷了，事實上決計辦不到的。他們一個是披着老虎皮的有槍階級，一個是狐假虎威的地方惡霸，憑他一個赤手空拳無權無勢的青年，有什麼方法可以報復他們，還不是徒然的空想嗎？當她一想到這上面時，她的心又完全冷下來了，她恐怕自己的命運將永遠不免要受惡魔的磨折，永遠沒有脫離地獄的一天。

不過彩鳳却沒有想到，她表哥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他心裏抱定一個念頭，無論如何總非實現了不肯罷休，過去他要出國留學，就誰都攔阻不住他，縱使是那樣柔情如水的彩鳳，也不足以使他英雄氣短，現在他一心要對虐待他的施人行報復手段，也無論如何總要達到

他的目的，他的接連幾個月沉寂沒有舉動，正是他在暗中使用工夫，淺見的彩鳳如何能夠窺測得到呢？

清明過後，江南的春光已經到了極端絢爛的程度了，有一天，在彩鳳所住的五和鄉裏突然出了一件大事，有一批外來的闖入者打破了這鄉村間平靜的空氣，這一批闖入者都是荷槍實彈的兵士，為首率領着的是一個英俊的青年軍官，他穿着一身棕色嘍囉軍裝，掛着三角斜皮帶，腰間懸着一把軍刀，脚下長統皮靴後跟嵌着馬刺距，走在路上咯噔咯噔的直響，真是威風凜凜，足使胆小的鄉下人嚇得屁滾尿流。他們這一隊人從大街上經過，並沒有停留，就一直向金頂圩的分隊部那裏走去。

分隊部還是設在關帝廟裏，一切都沒有什麼變動，那青年軍官走到廟門前，一聲號令，所有跟他同來的兵士們立刻一字排開，肩上荷着的槍枝都取下來，做着待發的姿勢。這一來，可把守望在關帝廟前的兩個哨兵嚇呆了，不知來者到底為友為敵，只好迎上前來，向那青年軍官舉行了個軍禮，正待開口詢問來意，那青年軍官業已微微一笑，從身邊取出一張名片來，遞給那哨兵說：

「我是師部的總參謀長，特地來拜望你們的王分隊長長的，你快給我進去通報。」

駐紮在金頂圩這一分隊是屬於第X師直接管轄的，師部的總參謀長正是他們頂頭上司，那兩個哨兵聽了，怎敢怠慢，連忙又向那青年軍官行了個軍禮，回身進廟去通報了，不多一會工夫，王

分隊長早已滿面堆歡的迎了出來，但當他和那青年軍官觀面之下，却不由得呆了一呆，覺得來人非常面善，好像曾在那裏見過似的，可是搜遍了所有的記憶，却總記不起曾在什麼地方見過。

那青年軍官却已笑嘻嘻的向他說話：「王分隊長，你可還認識我嗎？」這一問，更把王分隊長墜入五里霧中了，聽聽口音也是很熟悉的，但總想不起曾在什麼地方見過，他不禁對着手裏那張名片怔住了。名片居中的三個大字「馮懷玉」，對於他完全是陌生的，只有上面那一行頭銜：「陸軍第X師總參謀長」！提醒他來的這人是他的上司。他只好囁嚅地陪笑說：

「對不住，馮參謀長，恕我眼拙，已經記不起在什麼地方遇見過大駕了！」馮參謀長哈哈一笑，說了聲：「等會兒就會明白的。」便握着王分隊長的手，一同走進關帝廟去。

到了廟裏，王分隊長不用說是要殷勤款待這位來訪的貴客，他不敢和馮參謀長分庭抗禮，執意請馮參謀長上座。馮參謀長也不客氣，大模大樣的在居中的交椅上坐了下來，他向四周巡視了一下，若有所感的歎了一聲道：

「昔日的階下囚，而今居然竟成爲座上客了。」

這一句突兀的話，引起了王分隊長的好奇心，他再仔細地向馮參謀長臉部注視一下，畢竟時間相距不遠，他已經認出了這馮參謀長不是別個，正是幾月前被鄉長黃老虎捉來當亂黨拷打的馮青萍。這一認識不打緊，却使他宛似芒刺在

背似的坐立不安起來。他不知道馮青萍那來這種本領，在短短的時間內居然竟爬上了他上司的地位，同時又想到他既然和自己有仇，這次來意一定不善，何況他又帶了兵來，現在他的兵已經密佈在廟內，自己的部隊反而零星分散，急切間不能集合，已經成功了一種受制的局面，他不禁有些懊悔不預先準備一下就冒昧出去接見的不當了。

他正懷着個鬼胎，不知如何應付這突然襲來的嚴重的局面。馮參謀長却回過頭來向他說道：

「王分隊長，請問這裏五和鄉的鄉長可還是黃濟泉嗎？」

「不錯，還是他。」王分隊長一面恭順地回答着，一面心頭不禁暗暗發生了一線希冀，他想：馮參謀長的最大仇人是黃老虎，自己那時雖曾做過黃老虎的幫兇，但比較起來畢竟不是主體，現在只要見風轉篷，向馮參謀長陪一陪罪，再翻過來幫他的忙，懲罰黃老虎，也許馮參謀長會不記前嫌亦未可知。想着，他連忙站起身來，向馮參謀長行了一個敬禮，然後柔聲下氣的道：

「馮參謀長，不知者不罪，過去的事，都是黃濟泉這傢伙搗的鬼，目的想奪參謀長的愛人，怪我一時不察，上了他的圈套，現在想想實在非常懊悔，希望馮參謀長原諒我那時也是上了他人的當，不要見罪才好。」

馮參謀長哈哈一笑，也站起身來，握住了王分隊長的手道：

「我並不怪你，你不過做了一回幫兇，情尚可原，只要下次小心，不要再寬

屈無辜就是了。」

王分隊長聽了這話，心上方始放下一塊石頭，同時面容却變得嚴肅起來，向馮參謀長請示道：

「請問馮參謀長，現在我們怎樣懲辦黃濟泉？」

馮參謀長面色一沉，揮了一揮手道：「有什麼怎樣那樣，你派兩名得力部下把他抓來就是了，要是你無人可派，我這裏也可以派人去抓他。」

「是！是！不勞馮參謀長費心！」王分隊長說着，隨即對站在他身後的兩名兵士喊道：「王得勝，李得功，你們快去把五和鄉鄉長黃濟泉抓到這裏來。」

那兩個兵士答應了一聲，正待走出廟去，馮參謀長忽然把手一揚，眼裏露着威稜的道：

「慢着！我這裏也派一個人去，免得你徇私賣放！」

「這個，不敢！不敢！」王分隊長連忙陪笑說：「既然馮參謀長不放心，就請馮參謀長也派一個人去好了。」

馮參謀長也不多說什麼，向身後一個腰間插着手槍的衛兵嘮一嘮嘴，那衛兵便把槍拔出，握着手裏，和那兩名兵士一同出廟去了。

這裏王分隊長忙着招待這位新來的貴賓，他又吩咐部下到街上唯一的一家菜館裏去，喊他們辦一桌上等的酒席送到廟裏來。雖然馮參謀長叫他不要客氣，說自己辦完了事就要走的，可是王分隊長那裏肯依，他是這樣的打算着：一來巴結這位上司，二來過去曾經得罪過這位貴賓，現在借着杯酒聯歡，也可以稍

蓋前愆。

他在這裏忙着張羅招待，那三名兵士可在黃老虎家裏鬧翻了天。他們到達黃老虎家裏的時候，黃老虎剛才起身，抽過了鴉片，正抱着彩鳳坐在他膝上，要用他那生着兩撇鼠鬚的嘴，去親彩鳳的粉臉，彩鳳也正厭恨地竭力撐拒着，正在不得開交的當兒，那三名兵士跑進屋來一聲吶喊，早把內室裏的黃老虎也驚動了，他推開彩鳳，正想出去詢問是什麼事，那三名兵士已經直撲進來。王分隊長手下的兵士黃老虎都是熟識的，平時也常加聯絡，這時見他們闖進來，還當王分隊長有什麼事邀他前去商量，所以一些都不驚慌，笑着說道：

「王得勝，李得功，兩位老總，辛苦了！請先坐下來喝一杯茶，是王分隊長派你們來請我去的嗎？」

可是王得勝和李得功却翻了臉，好像不認識他似的，一擁上前，一邊一個抓住他一條胳膊就架着往外走。黃老虎真是死在臨頭還不知道，還當那兩名兵士是和他開玩笑，嘴裏不住說道：

「快放手，快放手，我自己會走的，王分隊長和我已經是老朋友了，我每次逢請必到，你們兩位還怕我不去嗎？」

彩鳳在一旁看着雖覺得形勢有異，但尚未會料到這就是她終日盼望實現的一幕，還是那衛兵對她說：

「這位可就是鳳姑娘嗎？你表哥在關帝廟裏等你，你快去吧。」

彩鳳不由得心花怒放，她這時才相信她表哥着實有些手段，她的等待終於沒有成爲白等，現在可以讓她的痛苦

快的景象了。但她仍舊不明白她表哥爲什麼要在關帝廟裏等她，關帝廟裏的王分隊長不也是他的仇人嗎？她忍不住把這疑問提出來向那衛兵詢問，那衛兵却只是搖頭，說到了關帝廟裏自會知道的，彩鳳也就只好勉強忍耐着，不再動問了。

可是黃老虎却還不識相的儘在嚷着，尤其是當經過街上大家都在向他投射奇異的眼光曬得更爲厲害，他罵那兩個兵士太不夠朋友，請客不應該這樣請法，直到惹惱了那押解他的衛兵，用柄上繫着黃色流蘇的手槍對他臉部一揚，他才打了個寒噤，不再作聲了。

一行人到達關帝廟時，恰好王分隊長派人去喊的酒席也已送來，正在大殿上安置杯盤。黃老虎自恃和王分隊長私交殷篤，一見王分隊長的面，便想向他訴說他部下的無禮，不料王分隊長面如霜雪，翻眼若不相識，理都不理睬他。他心裏暗暗詫異，再望了望上面那另一位年青軍官，却嚇得他面若死灰，失魂落魄似的做聲不得，他疑心自己是在夢裏，怎麼當初被自己捉來拷打的馮青萍竟會成爲軍官了呢，他這時才明白王分隊長所以翻臉不理他的理由了，同時也知道他自己的末日快到了。

和黃老虎懷着相反的情緒的人是彩鳳，她懷着一個悶葫蘆，直到走進廟裏，看見她表哥馮青萍業已成爲軍官，方始疑團盡釋，同時過分的喜悅却反而使她疑心自己也許眼花了，她再向他打量了一眼，認明確實不錯，在好奇和快樂的心裏衝動下，使她忍不住想撲奔到他懷

裏去，放聲痛哭。向他申訴這幾個月來所受的委屈，但一想到她自己現在的地位，又不禁縮住了脚步，赧然的低下了頭。

馮參謀長看見了彩鳳，面上也充分流露着喜色，顯見他心裏非常高興，但他仍舊竭力抑制着情感，把手指着黃老虎向王分隊長問道：

「這廝誣良爲盜，強奪民女，請問應該判他什麼罪刑？」

王分隊長這時一味只想奉承巴結馮參謀長，鞏固自己的地位，他知道馮參謀長對黃老虎業已恨之入骨，便順着他的意旨說道：

「應該槍斃！」

「好！我就把他付給你去執行。」

黃老虎只聽得耳朶裏噙的一響，整個靈魂都從頂梁上騰走了，他想開口求饒，口裏却好像被什麼東西塞住似的，說不出話來。同時，時間也不容許他猶豫，在王分隊長一聲號令之下，早有兩個兵士像鷹拿燕雀似的把他抓了出去，不多一會工夫，只聽得廟門外「碰碰」兩響，已把個仗勢欺人的惡霸送到陰曹地府去了。

彩鳳的情感畢竟比較脆弱，眼見利那之間黃老虎已被處死，心裏雖然暗暗覺得痛快，到底不免有些胆寒。王分隊長却行所無事似的，很殷勤的招待馮參謀長入席，他知道彩鳳是馮參謀長的愛人，便也招她同坐，一面半帶歉意的說道：

「我今天這一席，一來是代馮參謀長接風，並兼陪罪，二來也算是代彩鳳姑

娘遮羞。」

彩鳳起初遲疑不敢入席，後來還是青萍忍耐不住了，對她說道：

「鳳妹，你坐下罷。」

她方始趨趨地坐了下來，但還離開青萍遠遠的，青萍還以爲她在人前要對自已分別嫌疑，只微笑了一笑，並不留意的打算着：她的身分已經和她表哥不同了，她業已被人污辱，不再是個清白的處女，和表哥同席還恐不免玷辱了他，那裏還敢接近他的身體。

席上大家暫時都沉默着，彩鳳雖然急於想知道她表哥如何會在短時間內做了軍官回來，處死黃老虎，搭救自己，但被羞澀的感情支配着，不好意思開口。還是王分隊長忍耐不住，搶先問道：

「馮參謀長的長才，我是久仰的了，但怎麼會升發得這樣快，這却好像是件奇事，可否公開出來，也好讓我們增廣一些見聞。」

馮參謀長微笑了一笑，接着又輕輕的歎息了一聲，眉宇間的神情是感慨多於得意。



「我本來無意在這個時候出山，可是這次所受的打擊實在太大了，使我覺得在這亂離時代一個平民的生命委實比草芥還不如，非有一些權勢，不足以衛護自己。」

他這一說不打緊，却使王分隊長面紅過耳，很難爲情。馮參謀長却好像沒有理會到王分隊長的難堪，仍舊侃侃的說道：

「我受了這一件事的刺激，便放棄了

原先那一種高蹈的心思，我覺得一個人的生命，到底比什麼名譽，節操之類爲重要，倘若我不幸在這次被活活的屈打死了，那麼不要說什麼名譽節操，就是五年來在國外學

得的滿肚皮學問經濟都不免要付諸流水。同時我又覺得，失去了一個愛人，實在比失去了生命還要可悲，懷着這樣的心思，我便決計出山，準備犧牲了名譽節操，來挽回自己的終身幸福了。以我的學問和資格，要想在政治舞台上有所活動，是一些都不困難的，何況我有許多同學，早已高踞在政府要津裏面，起初只因爲我不願，現在我願意了他們

自然爭相延攬，所以不多一會工夫，我便混得了一個公務員的地位，但我嫌這職務和軍隊無關，仍舊不大滿意，後來經我多方打聽，知道有一位同學和陸軍第X師師長程克光相熟，同時又打聽得駐紮在這一帶的軍隊都是屬第X師管轄的，於是便請他寫信介紹，程師長和我接談之下，很器重我，立刻委我做總參謀長，因此我才得以完成我這復仇的一幕，這事情說來也很平談無奇的。」

馮參謀長滔滔不絕的把這一番話說完，使得座中的王分隊長和彩鳳都不禁爽然若失，王分隊長感覺眼前這位青年畢竟不凡，而懊悔過去不該有眼不識泰山，彩鳳却有些滿意她表哥的舉動，深覺他以有爲的青年置身泥塗的可惜，但到自身也已不幸失節，實在沒有批評表哥行動的權利，便也默不作什麼表示。馮參謀長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向彩鳳問道：

「鳳妹，我記得那時還有一個幫着黃老虎肆虐的媒婆，也實在可惡得很，她現在在那裏？你快告訴我，讓我派人去把她抓來，懲辦她一下，也好出我心頭一口惡氣。」

彩鳳想到薛媒婆過去的行為爲着實可惡，也巴不得表哥派人去把她抓來懲辦一下，但一想到黃老虎的結果，恐怕薛媒婆被抓來後也難逃一命。女人畢竟是心軟的，何況薛媒婆在她母親病中和死後到底也曾照拂過她一時，她實在不忍把她置諸死地，於是便向她表哥求情道：「薛哥，這種人完全是受金錢支配的，何必和她一般見識，還是饒恕了她吧

馮參謀長見彩鳳袒護着薛媒婆，也就不爲已甚的一笑了之了。

席散以後，王分隊長不免要和馮參謀長討論善後問題，黃老虎的屍體自有他家派人來收拾，無關緊要，倒是彩鳳作何歸宿却頗費躊躇，依王分隊長的意思，最好請青萍把她帶走，青萍也正中下懷，他來的目的雖是爲報仇，但最大的希望還是在彩鳳身上。誰知彩鳳這時却反不願跟青萍走了，她低垂着頭，眼淚像斷線珍珠似的索索落着，哽咽地說道：

「萍哥，多蒙你垂愛，可是現在的我已經不同於過去的我了，我的身體已被黃老虎污辱，我實在無面目再接受你的愛，甚至無面目和你並立在一起，天下比我好的女人多得很，還是請你別謀良配，忘記了我這敗花殘柳罷。」

「彩妹，請你快不要這樣說。」青萍用懇摯的態度勸慰着彩鳳：「我豈是那種有封建頭腦的人，斤斤重視女子的貞操，何況你的失身又是出於惡勢力的脅迫，好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一樣，並不是你自己的過失，你又何必放在心上。」是王分隊長也附和着在一旁勸說。彩鳳初時還執意不允，後來青萍實在忍耐不住了，詰問她道：

「你不肯跟我同走，黃老虎家裏又不是你安身的地方，你到底作什麼打算呢？」

「我……我……我只有自殺，纔能掩蓋我所受的恥辱。」
青萍冷笑了一聲說：

「你要是自殺了，恐怕不但不能掩蓋你所蒙受的恥辱，只有把你的恥辱更加擴大些，天下人誰能像我們這樣明瞭你的心理，他們見你死了，還當你是爲了黃老虎守節而死的呢。」

這一番話却使彩鳳木然呆住了半晌，想到鄉下人淺見的居多，恐怕真的不免要有這樣的批評，這却是她萬分忍耐不住的，天下決沒有這種至愚的人，肯放棄了自己的終身幸福，却去博取一個不願領受的污名，她終於毅然的對青萍說道：

「萍哥，只要你不嫌棄我這已經被人污辱了的身體，我自然願意永遠跟着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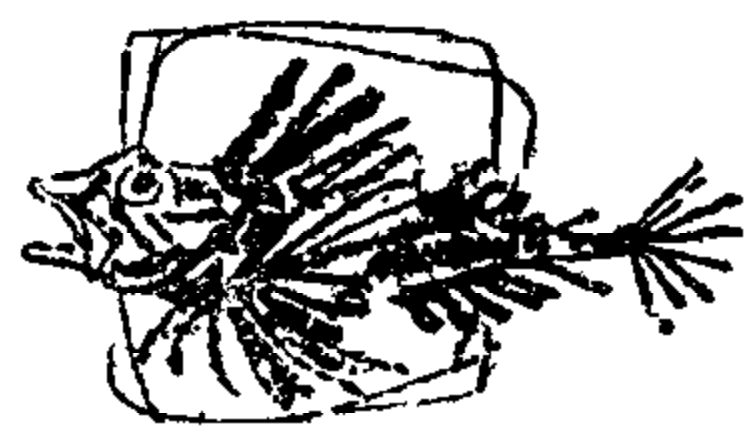
「鳳妹，你說那裏話來，我的一切都是爲了你，你肯跟隨我就是我莫大的幸福，我那裏會像普通一般人的見識一樣，把女子的貞操問題看重得超過一切呢？」

彩鳳不由得把身子倒在青萍的懷裏了，眼淚宛似泉水一樣的湧將出來，她一方面感激她表哥廣大的無所不包的愛心，一方面又不禁暗暗爲自己的重新獲得終身幸福而歡喜。青萍直待彩鳳收乾了眼淚，才站起身來向王分隊長道謝告辭。仍舊由那一隊衛兵簇擁着，走出關帝廟去。

外面郊野裏正沐浴着三月絢爛的春光，粉蝶成對的在油菜花間飛舞，大地上充滿了令人陶醉的氣息，這一雙劫後重圓的愛人，大踏步的在春光中走着，個個心頭都充滿了甜蜜和幸福，有時互相對視了一眼，眼光中的意思彷彿說：

「這江南的春天現在又是我們的了。」

(完)



生 活

崇 成

生活似一條無形的毒蛇，盤旋着人，使喘不得一口氣；他不只是鞭打人，責罵人；他並是炎熱的夏之永晝，烤着人並以變形的使人消瘦。他從沒有鬆放了他的手；消磨了人之心靈，還要啃去了骨肉。他以死恐嚇着人，使人帶着鏽楷前進。「爲了「生」之貴重，爲了死而保貴青春」。誰不是爲自己而這樣保護。然他却據了這空間而爲了人之上帝。刀是犀利的，冰是寒冷的，然他却是更犀利更寒冷；他會一刀割去人之一切；你以所有之科學而除去額上之皺紋，他會永以寒冷冰着人之心，熱血跳躍的却求過着冬天。以着兩個金錢磨鍊的是——窮，是全人類之引力。戲耍着兩個極端之窮，富，以着無形的手而毒害了無數的人。他對富並不是仁慈之賜與，却是飲鴆解渴。他對窮是，——宰了的野鴨，伺飲他全動力之血。從豐富的流出而至無，他還等着那榨出之最後一滴又最後一滴。然他却戴着面具而爲「仁慈」銅臭中却有無數人向他崇拜。他傲視着一切，對「自然」也茫然。生活是個「鞭」。有毒的人類是個「墳墓」。他趕着所有的人類走向墳墓去！雖然反抗者也會有過，然在一切重壓下就無形之屈服。幻想之精緻的塔，鐵似的理智與水晶似的天真，經不起生活之洪爐的化熔而熔碎；灌溉之長江而爲毒之流。從奴隸之身上再築奴隸之培養。我雖然也有着怯弱的心靈，但我却信仰着「唯物」。既生來這世界上却不能白手去死，我必須帶着點事業。妥協是永遠之怯弱，唯有正視才看清生活的黑幕與前途。有着流血的人就有着成功。

劇評

「牧歌」

金長風

「牧歌」的編導者所要寫出的，是一些未曾受到世紀文明洗禮的山民，是樸實的，原始的人性；但是正如作者自己所說的那樣：因為表現方法的拙劣，致這種良善的動機，沒有完全達到，這是很可惜的。

全劇缺少一種生氣，所以會缺少生氣的原因：

其一，是人物性格不變：「牧歌」裏所寫的人物，輪廓模糊，性格沒有一個是完整的，凸出的，而且總是始終如一的，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缺點。在現實人生中，人的性格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人的性格是可以因為他的環境及某種事件所給予的刺激，而慢慢的，或迅速的發展到一個與前完全不同的類型裏。

譬如編（方明）導（費穆）者，既然把老胡（薛進飾）這一個活潑，深亮的漢子，因為「愛情的悲劇」關係，而弄成了沉默寡言，憂鬱得近乎懦弱了。這個人，在悠長的，痛苦的歲月中討生活，這個人，每天在林中討生活，吹着笛子，紀念着十年前被地主劉交（夏芒飾）所殺害的他的愛人——翠屏，十年來如一日；編導者就應該在這裏，使老胡的性格走向另外的一個否定去，這原是很自然的，試想十年來的鬱怒，該多少深？！多少厚？！這深厚的鬱怒，是可以變成一把熊熊的烈火，燒去了懦弱！在這樣的烈火中，一頭綿羊也會變成一隻雄獅的！

溫的，溫和得懦弱的人，有朝一日也會突然的變成了一個咬牙切齒的勇者，堅強起來，怒吼起

來，他會突然的躍起，使出一種沉毅的，驚人的力量，手刃仇敵，了却十年來的宿怨！人，是有這種力量的！這種力量成長在憤怒中！唯有憤怒，唯有恨：才可以激厲它，發掘它！

老胡在「牧歌」裏的性格，原是應該這樣發展的：當他又看到小蘭（宗華飾）之死，竟與翠屏同一遭遇的時候，新仇舊恨，齊上心頭，點燃了那把烈火，烈火燒了起來，燒去了他的憂鬱，他的懦弱，蓬蓬勃勃，他於是便殺死了劉交！而後，才「回首前塵，悽愴的流下了兩行熱淚」。似乎這樣寫，草野間的氣息，可以顯得更有人性，更可寶貴起來，然而，「牧歌」的編導者並沒有這樣寫，但是，應該這樣寫的。

其二，是台詞的不能個性化：「牧歌」的人物，是拷貝於北方的山民，他們獷悍的氣質，會給予劇作者「以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那末，劇作者就應該好好的寫出他們的「獷悍」來，他們的口頭語應該是野性的，而且野得很可愛，他們還各人有各人的獨特見解，這些見解與口頭語，劇作者就應該反覆的把它們出現在台詞裏，畫出性格的凸出；但是「牧歌」裏的台詞，太「斯文」了一點，而且誰同誰都是一個味兒，除掉在劉交（夏芒飾）的嘴裏，吐出了幾句「他媽的」之外，就再也嗅不到草野間的氣息，也再也看不到他們之間的性格的不同，這是「牧歌」第二個失敗的地方。

其三，演員的不夠格：——

「牧歌」裏的演員，有夏芒，江山，仲夏，茂路，宗華，薛進等，他們演這種山民的生活，顯然陌生得很，其動作的刻劃，都缺乏一種生動性，都做得不夠格。

如劉交，是一個最能表現出獷悍氣質的人物，但是，夏芒演來却祇做到了「粗暴」，而且這種「粗暴」有點近乎做作，使人有不自然之感，比之「海葬」裏的穆宏，差得遠了。

如小蘭，應該更活潑一點，活潑得近乎潑辣也無妨，因為這樣才能透示出原始的氣味，但是宗華演來，却連鄉村少女的風度，也沒有做到。

如雙林，應該是一個活潑的，無憂無慮的性格，他大胆，大膽的愛着小蘭，蔑視劉交的惡勢力，他有幻想，幻想與小蘭遠走高飛，到遠遠的另外一個地方去過那幸福的生涯，他是天真的；他對於這個人生還沒有仇恨；可是江山演來，却把這個性格演糟了，演得總是那麼優頭優腦的。

如曹福，這個人物雖然趨炎附勢，但並非是卑鄙成性的，他的天性尚未泯滅，時時起來與他的利欲鬥爭，當他出賣自己妹妹（小蘭）的時候，內心矛盾尖銳，飾曹福的茂路，就應該緊緊的把握住這個鬥爭的過程，然而却輕輕易易的放過了。

如屠九，是一個偽善者，却給仲夏演成了一個丑角。

總之，這個戲的導演手法還不壞，第一幕開場時，即以悽婉的音樂，抓住了全劇的情緒，但是由於台詞缺乏生氣，與演員的不能性格化，致使這個戲遜色不少。

文苑短訊


△長風速記函授學校，現為普及起見，特再舉行同學徵求會，報名處定安路一四八號內該校，凡家境清寒者行申請減費或全免各費。

△本市警察局第三處處長李時雨，前着手編著「防犯之理論與實際」一書，業已印刷完竣，由文化出版社發行，全書一萬餘言，內容精潔，各界需要者逕向光化社免費索取可也。

△陳蝶衣主編之「春秋」四月號，今已出版，內容依然保存固有之充實和新穎。

△譚正壁氏結集原有教育同志，苦心經營，將停辦年餘之中國藝術學院，於今春復活，假設南京路蘇民中學內授課。

△友社自四月十日起，已將編輯部與營業部全部遷至廣東路外灘共榮大樓五樓辦公，嗣後各界函件，請寄往新地址。



本藥房總經理

榧屋奇應丸

小兒良藥

發育
強化

能除
小兒
百病
四季
平安

榧屋大藥廠
發行國中
處行發國中

售均房藥各

號〇五三路浦乍海上